

江湖集

江湖集

蘆 焚 著

目錄

病	一
死	一五
河	二六
程耀先	三七
虹廟行	四九
山行雜記	五五
谷之夜	六六
鼠	六七
行脚人	九五

病

童年

關於病的事我從來不大經心，即使病倒也總是聽其自然。雖然體質遠算不得壯，但有致命危險的症候，也的確很少碰上。記得在時疫最流行的時候，在鄉下，有錢的人家是吃鴉片，沒錢的就只好等着挨大廣針，或者死；城市里比較文明了些，是注射防疫劑，自然也依舊有人吃鴉片。這樣鬧得烏烟瘴氣，我卻安然靜坐在家里。然而這不就是表示輕生；細想起來，和我們的「精神文明」恐怕是有着大的關係的。

1
我的母親常常害病，也很怕死；所以怕死，自然是因為多病的緣故。我的父親健康雖不如祖父，卻秉承了祖父的觀念，那就是對於死看的很淡，對於疾病也不甚在意。大約是

「一代不如一代」之故罷，我的體壯又不如父親，但依舊承襲了他的觀念，且放肆起來，往往向別人誇嘴，說是有百病不侵的「抵抗素」。對於菌類是一向很瞧不起的。因此卻遭了報應。

可是對於菌類我仍舊很瞧不起，辦法也還是過去用舊了的辦法：聽其自然。當然主要的也還因為沒有什麼致命的現象。這樣在房子里悶坐了幾天，病也就漸漸的——用我的家鄉的說法是——「回頭」。上午到朋友家里去，還拉了拉彈簧健身器，說是畢竟出身鄉下，比較起來，他們是不大行的。夜里落着小雨，回家時十二點已經過了。上牀之後，覺得氣塞、發喘、腦痛，發起熱來了。然而想道：

「睡一覺就會好的。」

這就等着睡眠。究竟等了多久，也不清楚，睡眠是終不會來。這時不但發熱，而且發冷，竟抖起來了，我想定是又犯了病。接着就又想起那住在三樓的人。這人進出雖必須從我的門前經過，相遇的機會倒是極少。他似乎還有一個女人同住，究竟是太太呢還是別的，

卻不大知道。究竟是他呢還是那女人，也不大知道，只是深夜里總愛在我的頭上咚咚的踱步。伸出頭來聽了一聽，那人的步不知幾時已經踱夠，大約是入夢去了；望了望對面照例睡得極晚的人家，也早熄了燈火。房子里是黑洞洞的，桌上的錶在軋軋的響，此外便一無聲息。

於是倒下頭去，就又開始想了。

這次想起的是留在記憶中的第一次的病。那年春天，我和大哥忽然一同病倒了，說是出疹子。至於這叫做「疹子」的是什麼毛病，那時的我，大約是三歲或四歲，還一點都不明白。總之是禁在房里，不讓出門，連窗戶都堵塞上了的。這樣連日光都不讓看見的幽閉，現在看來，雖不是什麼好事，那時的心中卻是很高興。首先是，望望那封上的窗和關着的門，總令人感到幾分神祕，彷彿是在玩什麼把戲。其次是，母親不再打我，而且脾氣也都變的溫和多了；至於哥哥呢，他也同樣病到牀上，雖然還時時準備要打，但總不能得手，所以只好恨恨的咒罵。而最不能忘記的，還是父親每天爲我們辦來的零食：山楂糕，荸薺，葡

菊乾，還有叫做「梨糕」的糖等等。他一進門就非常響亮的邪許一聲，然後向我們幌着兜了食物的手巾道：

「好些了嗎？猜，這是什麼？猜！」

這樣說着，就坐到我們的牀邊，非常公正的輪流爲我們剝着荸薺，有時爲我們燒棗。那是一面燒，一面與綴極好的對我們說：

「屋後長出一棵小杏樹，快要開花了。」

我是從來相信父親的，哥哥卻反駁了他。於是，他哈哈的笑了起來。

「等着你們病好了去澆水呀！」他撫摩着我們的腦袋叫道。

父親每天在我們的牀前講着笑話，或者打着哈哈。雖然是在病中，房子又那樣陰暗，可是他一進來，同時便帶來了光明和生氣。他的聲音是響亮的，天真的，好像是從靈魂里發出的閃光，在講着的中間，忽然又會變得低低的腔調。

這中間既沒有人毆打，也沒有人違犯，就靜靜的躺着，一面掛念着父親說的那棵杏

樹，一面悄悄的聽着窗外的麻雀們吵嘴。「吵些什麼呢？」這樣暗暗的問着自己，漸漸的懂得了自己的嬌貴。就是深夜也罷，爲着要喝一杯水，也竟敢嬌聲懶氣的喊了。這樣過了大約二十天的工夫，有一天，忽然宣佈了解嚴的命令，我從新回到陽光下面，也回到毆打下面。

在我的生活里面，那次的害疹算是惟一的幸運，以後回憶起來，也還常常希望害一點不喝苦水的病。不過當我住了學校，這夢就忽然被打破了。那也是春天，似乎是剛開學的樣子，同學還沒有到齊。時間該是已經很晚，忽然大嘔起來，肚子是絞着的痛。現在想來，當是霍亂。可是那稱做「老爺」的學校執事們已經睡了，校役不敢驚動他們。其實縱然喊了也不會理的。這樣就只好嘔吐，也只好聽着肚子去痛，自然也沒有人爲我去找醫生。只記得起初翻來覆去的滾着，後來便獨自在房子里靜靜的躺着，睡了一天，病居然好了。第三天我仍舊到馬路上去走。所可說的，是從此我對於菌類就非常不敬。

在我的記憶中，所謂幸福這東西是只有害的那次疹子，但童年已把它遠遠的帶走。

此後跑了江湖，要害病的心是一點也沒有了。

烏 鴉

房子里黑洞洞的，顯得大而遼闊，但也透進一點稀薄的光，我想是夜的光。錶也還在軋軋的響。雖然是深夜，牠倒陪伴着我，並且不倦的走着。聽着牠的聲音，好像聽着一個朋友在那里講話。儘管只是那樣的軋軋，儘管是這樣空洞的房，我卻感到一點喜悅，同時還覺得自己並不孤單。自然的，這就又想開去了。

這次想起的是風雪包圍中的小屋，里面住着年青的母親和三歲的孩子——爲了尋找金錢，那父親拋下妻子，還有故鄉的泥土，出門做生意去了。風挾着雪，發怒的打着唿哨，在外面徘徊。小樹在鞠躬。林子在呻吟。正是深深的夜里，連野獸都不敢出來行走的時候。火堆冒着烟，已經快要息滅了。年青的母親抱着孩子，低低的哼着催眠歌，一面不安的在來往的走。因爲後天就是新年的緣故，她想起出門已經好多日子的丈夫。按照這地方

的習慣，男人出門以後，便無聲無息的在江湖上流蕩，直到年關將近才突然像鳥一般回到家里。這期間如遇着使人，就帶一個口信，家書向例是不寫的。

出門的人漸漸的都回來了，這年青的妻子時常打聽着丈夫的消息，都說他的生意做得非常順手。她想他應該在回家的路上了；因為趕了一天路，一定很乏，現在是睡在客店里，正齣齣的打着鼾。

不要哭，不要鬧，

孩兒的爹回來了，

又有金子又有錢，

打發乖乖過花年。

7

她抱着孩子，一行扭來扭去的走，一行哦哦的唱，拍着，搖着。隨後又聽着外面的風雪。然而那——是父親，也是丈夫的——年青的漢子並不會在客店里落腳。這時天也茫茫，地也茫茫，他在曠野上走着。風雪野獸似的打響着唿哨，包圍着他，搖撼着他，在周圍

徘徊，他依舊不停的向前掙扎。他並沒有賺來金銀；生意起初是很順手，後來卻賠光了。經過客店門前的時候，天已經薄暮，他原應該在那里過夜的；但是一想起年青的老婆，三歲大的兒子，就不管風雪的事，匆匆的趕着過去。

「現在他們在做什麼？」他想。

他看見孩子平靜的睡在牀上，那妻子呢，她是坐到小油燈下，正爲他們的孩子縫着繒了白兔毛的猩紅色的風帽；很快的做完最後一針，輕輕的歎了一口氣，隨後又補綴着他的襪。他們在等着他。

那年青的漢子掙扎的走着。他的脚和手是麻木的，已經凍僵，但他的心是熱的。按腳程計算，他覺得應該快到家了。他勉強擡起頭，四周卻是一片迷茫，只有風雪。他疲倦了。他俯着頭，看見有人走過的脚印，於是就追蹤着那脚印往前走，冒着風雪。

風雪包圍着他，搖撼着他，野獸似的在周圍徘徊，並且時常抓住他的咽喉。他跟跄的掙扎着，可是那追蹤着的脚印卻是他自己的脚印。他迷失了路徑。聽見風雪在樹枝上打

響的哨子，他覺得已經走近村莊前面的樹林，似乎還看見那破敗的小屋。他不停的走着，是永遠也走不完的路，渺茫的路啊！

第二天人家到坟上去「請主」，[⊙]發見繞着坟園的雪上踩出一條小徑，甚是詫異。後來在坟園的角上找着他。鄰舍們將他擡去，在雪地里掘了擴穴。那年青的妻子悲傷的哭着。剛剛三歲的孩子則是懵懂的哭着。別人告訴他說：

「洒土，爹爹死了，做兒子的應該洒土。」[⊙]

這孩子也許叫做狗，也許叫做虎，但也許是叫做大炮的。他不懂得這話的意思，用凍得紅腫透亮的小手抓起一把雪，洒到那睡在擴穴里的年青爹爹的身上。

雪地里添了一座新坟，掘墓的人先後走回家去，曠野上平靜下來了。只有那青年的

⊙ 請主，某地習俗，即請祖宗的鬼魂回到家里過年，自然有時也爲着別的緣故。

⊙ 洒土，意義不詳；亦某地習俗，大約和目前行奠基禮的意思相近。

母親，下巴上掛着鼻涕，還在哀傷的哭着；那三歲的孩子，下巴上也掛着鼻涕，卻是懵懂的哭着。隨後飛來一隻烏鴉，停到新埋的坟上，側了頭，超然物外的望着他們。

燈籠

鄰家的雞在唱明了；稍微清醒一下，想起往日是有聽見過的，大概是灶雞。那壽命也就決不會長，按家鄉的習慣，年前定要宰掉。這里也許另是一種辦法，雖然不知底細，卻因此又想到新年。

新年給我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它的神祕。大約是丑末或寅初時分，我們——我和我的大哥——起牀來了，穿着剛上脚的桐油油過的厚底棉鞋。

「不准嚷！」母親照例低聲在後面叮嚀着我們，語氣是很嚴厲的。

這時已經奔到天井。天也照例漆黑。那鞋走起來啞啞的響，跑起來自又不同，那是宮宮的了，很像山里人的傢伙。

一逕跑進祖母的房子，她正跪在長明燈前唸經，背後燒着柏木的火堆，使這房子里充滿了香氣。大哥就悄悄的燃着一大把香，我們將所有的門口都插上兩根。這時「年作」①抱來一抱芝蔴稈，散在前後的院里，有時是昨天晚上就散上了的。這有一個專用的名詞，至今還記得是叫做「富貴」。至於怎樣就叫做「富貴」的，卻不曉得；而「富貴」又何以必須芝蔴的稈，是也不曉得，總而言之，大家是都這樣辦着的。不過跑起來就不僅宮宮，而且嘩拉嘩拉的了。

這時大哥拿着一根敬神贖下來的香，站在祖母的門口放炮——

「兵——」

我呢，也拿着香，卻是把炮安置到門外的石墩上，自己躲在門里，那聲音就變成——
「彭！」對於大哥的把炮的火捻燃着，然後再將牠拋上半空，我感到害怕，同時也懷着羨慕。

① 年作，即長工。

放炮的中間，家里人已把祭物打點齊備，供案也早在天井里安排妥當。現在我們的事是將蠟燭點亮，送到神的前面了。鄰舍以及遠近村莊上的人家，自然也都在將蠟燭點亮，送到神的前面了。於是那透亮紅的燭淌着淚，燭焰跳動着，照耀着天井，也照耀着所有供得有神的屋。炮聲遠近一齊爆發，在漆黑的夜里燃放成一條火線，密密麻麻的又像炒豆。因為是在鄉下，炮聲要經過曠野，聽去也就和城市里的不同。

在我的家鄉，許多人家主房的前簷下都有着小廟。這廟的後壁要借住屋前牆的光，大抵是七八尺高，很窄狹的；但也分作兩層，下面住雞，有時也住狗，樓上就更加擁擠，竟住着「天地全神」。不但是衙門，而且還帶的有家眷，自然也很不敬。可是新年祭的天地並不在這里，而是在天井里設的供案後面。我小的時候非常糊塗，怎麼天爺和地爺都好，各有兩個的呢？我就不懂，但也不許問。總之是各有兩個。直到後來，纔忽然聰明起來，想出那受隆重祭禮的是真的，所以享受過後，仍回去治理天界，來去都不留蹤跡；這小廟里的卻是做樣子的東西，所以能夠畫似的用板子印出來，每年更一次新。這樣麻煩就出來了。當

祭祀之後，大概神們也必須慢慢的咀嚼，然後才好消化，供物並不馬上撤去，是還要留一段很長的時間。在這未撤去之前，我和大哥也就得在兩班「天地全神」的左右侍候，有時是大哥守着小廟，我守着供案；有時是大哥守着供案，我守着小廟，輪流做着衛兵，防護着狗來同神們爭嘴。然而有時我們兩個又都這着小廟的守衛，原因是對了一張畫比對了黑暗的天井，覺得有意思些。這樣分立兩邊，各出半個頭已經將廂門堵塞，望着紅燭流淚，望着已經結得大大的燭花，跳動的燭燄和花花綠綠的「全神」的像，心里出了邪念，手就不再安分了。那是偷偷的用剛才放炮用過的火香將他們——天地及其家屬——的眼睛燒瞎。是只爲了看見神們一個一個變成瞎子，覺得好玩，和後來的破除迷信是毫無關係的。每燒完一雙，彼此會意的笑一笑，於是吹去火香尖上的灰，便又接下去燒，直到「全神」的眼變成一對對的黑洞，看去竟都像戴着墨晶眼鏡的人物。過後挨祖母吵罵，自然是少不了的。

但我們全沒有想到挨罵的事。一回頭，越過一條屋脊，又看見那絕戶的族祖家的燈

籠。連牠也有一個專用的名詞，似乎是叫做「天燈」，說是絕嗣而又巴望着生兒子的人家才點。爲什麼絕嗣而又巴望着生兒子要點「天燈」的呢，那時不懂，而且至今也還是不懂。想來大約是請天公也看見他家門庭的冷落的吧，只是那時的族祖已是將近七十歲的人了，卻未免令人糊塗。

然而這些問題和那時的我們也不生關係。我們只悄悄的望着那燈，牠的神祕的燦耀，不覺間已將我們的心引向不可知的遠處。那燈是用黃紙糊成，高高的掛在老棗樹的梢上，可憐的，孤單的，在濃濃的暗空中發出微弱的光。每當一陣夜風吹過，牠便搖搖的幌着，蕩着，好像要斷氣了，抖的一亮，又活了過來，總不熄滅，像那寓言中的「希望的火」。沒有風的時候自然也有，那便靜靜的，但也是悲傷的照着夜空……

黎明的光大約就要透進房里來了。我聽了聽，錶依舊在軋軋的響。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

死

因爲也不知怎樣來的風寒，忽然病倒了。躺到牀上既不能做事，就拿出一本書來隨便翻看。書是剛買來的獵人日記，屠格涅夫的著作。翻開目錄，一眼就看見題作「死」的一篇，大概是因爲身在病中的緣故，於是就看「死」。既然有着要看的興緻，雖在病中，其實一時還不容易死掉，也是很明白的事。

在這篇文章里，屠氏共描寫了五個將死或在死的人。

首先是叫做馬克西姆的包工頭，正在伐木，突然被倒下來的樹壓壞了。平靜的講過臨危時所要講的話，最後發出讚語道：

「我在葉菲姆那里……塞朝夫斯基的……昨天買了一匹馬……給下定錢……

15
那末馬就算是我的……把牠給妻子……也能……」

人家把他放上蓆子，準備擡走，於是抖索了一陣，便死掉了。

又一個在穀倉里被火燒了的，大概是農奴。聖餐已經舉行過，一切也都安排齊楚，單等着死了，他靜靜的躺着，還要一杯酸汽水來喝。

再一個是年青的家庭教師，叫做阿凡尼爾·騷洛郭烏莫夫，害着很兇的肺病，死的前十天還談着「莫斯科，同學們，普希金，劇院和俄國文學。」

「……這裏還有鄉鄰，」他說。「田主卡薩脫金家裏有個女兒，又有學問，又和氣，確是好女郎……並不驕傲……」

並且還說——

「……反正不要緊，抽管煙就好了……我還不死，抽一管煙罷！」說着時很好滑的閃着眼睛。

還有一個，是「田主家的老太太。」然而最重要的是叫做瓦西里·特米脫里基的磨坊主人；一天穿着新衣，駕着馬車，到叫做紅山的鄉村醫院去，說是從城里買了一塊石

頭，剛搬下車，就覺得不舒服起來，已經有十天工夫。醫生說是小腸疝氣，快不行了。這有一段瓦西里同醫生卡皮東的對話，屠氏寫的非常出色，且抄在下面。

「……『竟這樣壞嗎？』——『這是不會的，卡皮東·提莫菲奇』——『我就這麼

對你說。』——『這是怎麼啦。……』——『我就爲着這點小病死嗎？』——『這個且不說，……

不過請你住在這裏再說。』——鄉人想了一會……『搔了搔後腦，就拿起帽子來。』——瓦西里

·特米脫里奇，你往那里去啊？』——『往那里去？一定是往那里去——往冢里去，既然

毛病這樣壞，既然這樣，就應該佈置一下。』——『不過你，瓦西里·特米脫里奇，你這樣

辦更壞了，……』——『不如留在這裏罷。』——『卡皮東·提莫菲奇，既然死，不如在家裏死

的好……』——『瓦西里·特米脫里奇，還不知道事情究竟怎樣呢？……自然很危

險……』——『也就因爲這個你才應該留在這兒呢。』——那個鄉人搖了搖腦袋，說道：『不，卡皮

東·提莫菲奇……』——『對你說，我不能留在這裏。』……』——

求醫生開了藥方，拿出半塊銀幣，於是他「就從屋裏走出來，坐在車上——『唔，告

別啦，卡皮東·提莫菲奇，不要追念我是壞人，並且也不要忘記了我的兒女……」——
 「喂，瓦西里，留下罷！那個鄉人搖了搖頭，用鞭子擊着馬頭，從院子裏走了……」不慌不忙的坐在車上，很伶俐的駕着馬兒，還和相遇的人們鞠躬……」這個人是活到第四天就死掉了的。

他們對於死的看法雖不得知道，但瓦西里和馬克西姆的情形卻有點相近。那就是一個有着兒女和馬車，是磨坊主人，一個有着妻子同馬，是包工頭目；自然還有其他，所以都掛念着身後的事。至於那被火燒傷的人，比量起身分來，恐怕要差的遠了，雖然大概也有妻子，可是穀倉一燒，多半已成了赤貧的農奴，沒有話可交代的，只有一聲不響等着死的到來。

這些人死得都很平靜，因此使屠氏感到驚異。但這平靜和明達的哲士的不同，哲士們的人格已經達到成熟的地步，自然身邊還得收拾清楚，沒有什麼該憂慮的事，所以能

註：①至④等處皆經刪略。

把一切交給自然，自己安然死去；這裏的卻是所謂蠢貨，對於生命的意義既不甚瞭解，人生的觀念也很模糊，所以才把一切交給命運，自己渾然死去。不過還須聲明一句，哲士們是否死得都很安然，我沒有見過，不大說得清楚。一般人的死，據我所知，是很不得已的。就近且拿家庭教師阿凡尼爾作例罷，他談着同學和田主家的女兒，他說「我還不死，抽一管煙罷，」還「奸猾的閃着眼睛。」看情形，他是還想活着，一面又明白不能不死，這已經不十分平靜；要，不爲什麼「奸滑的閃着眼睛」的呢。

活人的對於死人感到奇怪，我以為那大抵是因為他們活着，但忽然不活着了。不過屠洛涅夫的意思似乎並不在此，而是當他們站在死的前面的時候，爲什麼不覺得痛苦和恐怖，也不爲自己的生命惋惜，好像根本就不曾活過的一樣。答案是很單簡的，那功德大半應該歸於鞭子的統治，我想。

中國人的死法自然也有各種各樣，有機會碰到我眼上的，和屠氏寫下來的多少有點差別，卻又不完全沒有相同的地方。

好像是秋天，我跟父親到地里去。那時究竟是三歲或五歲，確切的數目還弄不清楚；只記得父親拉住我的手，我的個子還達不到父親的胯部高，膀臂也吊得不大舒服。村子裏沒有人，大概都在地里忙着收割，連狗和雞的影子也看不到，陽光照在黃土的牆上，景況是非常平靜。我們剛走到莊村東頭，忽然從一家板門裏奔出一個人來：一個壯小子，但也許是女人。

「什麼事？」父親問道。

那人一行跑，一行喘着氣說：

「吊死人。」

「誰？誰吊死的？」

「羅二。」說着時，那人已經衝進另一家的板門不見了。

現在想來，那時實在還不中用的很，也許就是害疹子的那年，但也許還要在前，因為父親曾叮囑我：「在這裏等着我，不要動。」他把我拉到大道上，自己走進那人家去了。我

始終不敢移動。還有那叫做羅老二的人的像貌，也模糊的很。這是還另有原因的。原來這人家兄弟行很多，田產雖不算少，日子卻過得非常緊張。家中既用不着許多人手，這老二就在省城裏住下，爲公館裏的人家收拾糞便。但是運氣忽然來了，一天他從糞坑裏揀得一隻金釧，高興得發迷，就回到家裏來。儘管守着祕密，不久鄰舍們也就知道，因爲這宗「外財」被兄弟們騙了過去，沒收作公共的買成了地。架也自然就打起來了。

這羅老二是個有才能的人，看到鬧不出結果，後來便不再聲響，只在暗暗的生氣。這樣的日子究竟過了多久呢，我不知道。總之，那天正在收穀。因爲穀的根可以燒飯，所以他們不割，是拔下來的；當要截去根的時候，想起忘記了帶鋤刀。

「我去搬，」他說。

他回到家里，就用鋤刀抵住房門，在樑下吊死了。雖然是被應用作報復手段的這樣的死，倒也意外的平靜，沒有鬧出什麼風波。自然也細想不得，一想也就會驚異。

在中學里的時候，我有一個同學，因爲曾勸誘我加入國民黨，也是革命家。在那家被

稱做「養老院」的學校里，實際也是我惟一的朋友。就是現在也還記得他胖胖的臉，浮腫的眼皮，笨重的棉鞋，豆青色的圍巾，肥厚的袍和褂。是的，雖然至大也不過十六七歲，他的全身，看去就已經這樣臃腫，還有一個出格大的頭。但是一年後他在火線上「掛彩」了，槍彈是從舉丸的左上方射進去的，打碎了一塊骨頭。

那是初夏，大麥已經熟黃，小麥還是綠的，陽光溫暖的照耀着原野，布穀和斑鳩不停的叫着，路旁的白楊生長得非常茂盛。我和一個同學——也是他的族人——到傷兵醫院去看他。那醫院大約是軍營改成的，房子平行的建着，也不知共有多少列，同樣的都有着拱廊。所有的牆都刷着白灰。我們找着他。他睡在窗下，蓋着釘得有紅十字的白被。房子里充滿着酸素，血腥和腐敗的氣息，有的傷兵低聲談着話，有的在打鼾，有的則睜大了眼睛，空洞的望着上面。窗外有一棵柳樹，微暗的青灰色的光靜靜的照到他的臉上。他依舊像一年前一樣肥胖。那臉是青白色，看去頗為虛軟，像水浸過的饅頭。他默然握住我的手，並且執拗的望着我，許久不曾轉瞬。

「請坐下，」最後他無力的打着手勢，氣怯的說。

這樣坐着，約有五刻鐘的工夫。他發着熱，並且喘着，毫不轉動的經時的望着我們，大約是興奮的緣故。我問他傷勢重不重，是在什麼地方。

「這裡——」他的手在棉被下動着，是想揭開，但沒有成功。他喘着說：「這裡，一塊骨頭，打碎了，早晨取出來的。」

「現在覺得怎樣痛嗎？」

「不很痛。——剛打住的時候……不知道。後來痛。」

談話時常冷冷的斷下來，使人感到很不舒服；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講。

「要什麼嗎？」停了一刻，我又問。

「不要。」

他又執拗的望着我，隨後轉着頭，好像在找什麼東西的樣子。於是翻起眼來，困難的向後望着那掛在他頭頂的牆上的軍用飯包，低聲說道：

「那里，哪，飯包里，有十二塊錢……你要用就拿去幾塊……我用不着。」

原來一年前他曾向我借過三塊錢，還沒有忘記，在想着還賬了。我告訴他並不需要錢，請他放心養自己的病，又約定再見的日子，我們就辭了出來。在路上，那個同學還罵了他。說是他們那地方的國民黨員都在外面作事，是有職業的，當城池剛拿來的時候，他不出頭去辦黨部，卻要當兵。第三天他死掉了。臨死時還這樣喊着：

「上帝，讓我回到你那里！」

據說他的父親信奉着基督教。有一個母親，一個弟弟，一個未婚妻。

此外還有一個土匪；但那模樣卻是老實的莊稼人，全沒有土匪的派頭——矮矮的個子，寬大的頸骨，方厚的肩膀，突出的臀部，短短的分開着的腿。他站到那里，就像從土里掘出來並且鋸了幹的白楊的根盤。在審訊之前，據說還蹲到地上唸啦唸啦的吞着麵，那樣子恰又像是蹲在自家門前的一般。

「你家里都有什麼人？」審訊時那老爺問他。

「一個媳婦，一個小女兒。」他說。

「你從前在家裏做什麼事？」

「種地。前幾年種，後來人家不給種了。」

他說曾作過三次案，也許還要多些，還殺過人。綁一個叫做×××的財主，說是他們共去了八個人：年甲，姓名，住址，都帶着傢伙。因為「窠子」離那人家太遠，他們落腳在「眼線」的家里，在一個堆得有草的房子里住了一夜。

「你們過夜的那人家是什麼樣子啊，還記得嗎？」

「那怎麼不記得呀？記得。那家有一個後門。屋後是一個空院，東面是一條矮牆，有三尺高，跳過去就是大路，沒有人家了。我們進去是走大門，出去是走的後門。」

「那人家都有什麼人？」

「兄弟兩個；他們白天把我們關到屋里，不讓出去，別的沒有看見，不知道。」

「那兄弟兩個的模樣呢？」

「不像唸書人，也不像莊稼人，因為只有送飯的時候才進去，臉上還遮着手巾，看不清面目。」

假如常到衙門里去，總會碰着一些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堂審的時候往往喜歡牽累一批與本案完全無關的人。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嫌疑」，不過有時是捏造出來「想辦法」的。至於結果——也就是辦法——那倒要看一看被牽累的人了。這且不表。單說這時也有一批「嫌疑」，那老爺指着問那已是土匪的漢子道：

「這幾個是的嗎？」

他開始打量兩旁的人，樣子像是在閱兵。隨後說：

「不是的，不認得。」

「看清楚了沒有？」那老爺喝道。「要不照實供出，我定重重的辦你！」

「看清了，不是。是的就是的，不是就不是，就是在這里槍斃都行，我可不能說謊。我不能昧良心。」

他挺挺的立着，那脚又像生了根似的，始終不會移動。供詞是爽快的，清楚明白，全沒有難色。語音的響亮，就像他到鄰村去看戲，忽然碰着一個朋友，於是就拉住那人的衣袖，一面賭咒說「大哥，你要不去嗎四兩，我是龜種」一樣。在暗中，也許他得到了某種允諾的罷，但他不知道那允諾不值一個小錢，卻平靜的一句一句咒詛着自己的生命。

我看見的死很少，想來定然有人見過的多，那就可以和尼古拉、亞力山大，甚至和戴子的保羅，恐怖的伊凡治下的俄國人的死比一比，那大約有相同的，是也有不相同的。怎麼樣？

一九三七，三月，八日夜。

河

我家的屋後有一條小河。這河的歷史，小時候曾聽老人們講，是由一個鄉紳坐着轎車，以他經過的轍跡定爲河道開鑿着的。由此便發見了兩件。其一，地主們爲了將要挖去自己的田地，當初曾起過爭執。其一是紳士的騾子比人公平，可以作測量家。那時的開鑿這河，自然也同後來的各種事業一樣，目的總是好的，這只要看它的被命名做「永濟」即可明白。等到開了之後，這永濟不但不濟，反倒帶來了旱荒，而且挾着更多的水災來了。這看起來似乎很奇怪，不過要留到後面再說。

旱這東西自然對誰都沒有好處，一望赤地千里，是連蚱蜢也難得生存。水災就不同了，那是還可以捉魚。

大陸氣候的北方的雨季，多半是在夏末和秋初，所以到了仲秋，假如天氣不反常，只

以雨水作爲惟一給養的河，那河漕便像瀉空了的腸胃，兩岸忽然高起來了。待水撤退到約摸只達到膝部，我們就在離村莊不遠的地方築下堰閘。我們是指我的父親、哥哥、堂兄以及別的夥伴而言。築堰乃捕魚的一種方法。是將水頭截住，中間留一個缺口，漲高了的水便直衝上來，從缺口上面架着的籬箔縫中漏下，魚則留在籬上，或者逕自竄入後面專爲它們設置的筐里。

這辦法簡單的很，卻也極不方便，因爲必須要人駐守。白天倒還不成問題。到了夜晚，大家都覺得還是屋頂下面舒服，就非派定不可。而派來派去，到底派到我頭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是自告奮勇。我的所以甘願擔任這差事，特別勇敢的意思其實是一點也沒有，不過是爲着曠野上要比家里通氣，想新鮮的睡一覺罷了。

此外作爲我的夥伴的，還有後來跌壞了腿的堂兄。

「走罷？」

「走罷。」

喫過晚飯，我們便帶着被褥到河上去了。

對於這位堂兄，我並不怎樣喜歡。這人完全是典型的農民，木訥，懶惰，耐苦。情感自然也是有的，但是在想什麼呢？是喜悅或是憂愁，從他的圓圓的臉上總弄不明白；經常只見他慢慢的，正是慢慢的做着工作，或者默無一言的在樹蔭下躺着。那神氣是，對於任何事都不感到興趣，沒有不平，也沒有驚訝。只是我的不喜歡他卻別有理由，是因爲他的外表老實，其實狡黠，而這狡黠，又只有從一些小事情上才能看出。

然而也沒有特別討厭的地方，較之鑽出了名的英雄，總算可愛多了。

我還記得我們默默的走着，天色已經黑下來，只見帶似的白亮的小路在暗中發光。忽然他站住了，在地上擦着腳。

「怎麼啦？」

「當是什麼哩，原來是一堆狗屎。」

他接着習慣，照例是思索着什麼的樣子，遲遲的這樣回答。

我們到了河上，早已出現在西北的大熊星，正熠熠的照着荒寂的兩岸，遠遠的天末，還能看見熹微的白光。這便走下河漕，察看泥堰是否漏水，魚閘有沒有沖塌，最放不過的自然是後面的大筐。


「有大的嗎？」

「沒有。」

當我上來的時候，他已經攤開行李，肚子圓圓的朝上躺着。

「你知道木正爲什麼不來？」

我自然不知道。



「是前天，」他說着翻了一個身，翹起頭來望着只顯出朦朧的黑影的村莊。「我看的，他跟排長的老婆做眉眼。還有……嘻嘻，排長的老婆……她不是長的很好看嗎？」排長的老婆，的確長的漂亮，木正，我也認識。他不久也當了兵，五年後便打仗死掉，連屍骨都沒有下落。但是我那樣的年紀，還不大懂這「做眉眼」是怎樣意思，也想不出可

笑的理由。

「睡罷，」我的夥伴又翻了一個身，打着呵欠說：「魚是要到雞叫的時候才肯過的，現在還早。」

至今我還有一點不明白，是似乎對於什麼事都不感興趣的他，何以忽然講到女人。但這時聽了聽，他已經酣然睡熟了，彷彿排長的老婆，木正魚，與他全沒有關係。

北方的秋天原已是水樣的涼，白露降落到「三秋草」上了。對岸的那柳樹，宛如大悲者似的正默默的凝視着下面。在遠的，近的，螻蛄和促織的鳴聲中，我卻想到遠方。那里是怎樣的呢，在微微現出輪廓的曠野上的孤樹以及遠處村莊的那面，而且更那面，這看去是無盡的展開着的大地，這也像沉睡着的大地，難道真如所說是無際的嗎？我原說過我小的時候並不聰明。這樣的問題，目前的小學生也都能正確的解答。當我聽說地是蘋果樣的東西時候，我的心里矛盾了起來。一面自然是高興起來了，因為從此我可以拿地圓說攻擊食古不化的前輩；同時我又感到憂鬱，彷彿是假如像後來的「考察家」的去

旅行，竟像轉磨的驢子似的總是走着老路，豈不可哀！

我仍舊清醒的躺著，一聲氣不出。在上面，碧落如蓋，衆星正耿耿的臨望着下方。據我們鄉下的說法，星是代表着神的，或者被謫人間，代表着英雄。那麼只在夜里出現，而又總是歡快的閃着眼的它們，那是怎樣生活的呢？我記起牛女的故事來了。

在我的家鄉，這傳說和別處的多少有點不同。那是當牛女因恩愛荒疏了織收，天帝震怒之後，又衍出一段餘波。按我的同鄉們的意見，天帝的處罰他們，是准許逢七會面。這「逢七」，在我們那里就有兩種解釋，即是所謂「明七」，一種是在「明七」之外再加上「暗七」。前者是很容易懂的；加上「暗七」之後的這「逢七」，則是每月的初七、十四、十七，如此類推下去，就很費解。至於天帝所允許的是怎樣，當初每於夏晚秋夕，在堂屋前面的大椿樹下爲我講故事的祖母可沒有交代清楚，假定是「暗七」也算在里面，那記起來就非常麻煩，日子分配的也很不公平，可見只是愚夫愚婦的妄想，倒是單單「明七」比較來得合理。曠男怨女雖然有自己的苦衷，天帝的想法卻更加周道，因爲這樣一

來，便等於規定十日工作周制，猶之乎現在我們的過禮拜日了。然而不幸的是那位天使宣讀玉旨的時候，大概因為他的年老，或者是這當作「藝術」保存着的漢字也的確不好記認，竟把「逢七」唸成了「七月七」日。因為這偶然的訛誤，造下了我們至今還傳說着的悲劇。

那使者我們叫做老人星。所以有這稱呼，是同月老毫無關係的，同南極老人也不相干，只為那模樣看去酷肖的緣故。當然的，依着鄉下人的心理他遭了譴責。

看哪，被示衆的他，直到現在還低了頭，羞慚似的在天河的南端跪着。那頭上的尖帽，微駝的脊背，摺疊着的腳膝，不是正煌煌的在發着光嗎？

這說着的時候已是十五年前的話了。莊稼人去捉魚，在以黍麥為生的北方，實在是和木匠的不得不賣去斧頭一樣可憐。現在我即使回到鄉下，既摔癱了腿，又被兒女飢餓的呼聲追迫着的那堂兄，大概也決不會再有陪着我去河上守夜的開心。

然而對於這河，要說話的權利和義務我都有的。

首先我曾爲它的挖深開寬掘過泥土。正是春天，衙門里忽然送來命令，當這青黃不接的季節，人們就挨着餓，帶了籬筐，鐵叉，鋼鏟，開始動起手來了。到餓的真熬不住時，那便將腰帶更加束的緊些，仍舊像倦乏的牛樣慢慢的繼續着工作。

但是不久，上面下了大雨，水就順着剛鑿好的河漕衝了下來。於是人們又帶了先前開河用的籬筐，鐵叉，鋼鏟，這回卻是去修補隄防。

沒有見過這修補隄防工作的人，決不會想像出水的可怕。喫過晚飯，許多村莊都派了人到河上巡邏，各路口都有人駐守，到處是絕望的搶救的呼聲。河水則滾滾的流着，困獸似的尋覓着出路。於是樹木在丁丁的斧聲中倒下了，整塊的禾苗也就在噴息間掘去。這樣時而在岸上走着，時而在岸下走着，時而又跳到水中，一路上和水戰鬥過去。待到雞叫時分，說是當晚可保無事了，大家又一路上唱着轉來。我是睡在大門外面的，腳朝着大路。但是一覺醒來，村婦們正瘋狂的喊着，男人則一語不發的遙望着他們的莊稼，水已圍住了牀腳。

爲什麼人們將這永濟開鑿的愈深而賺來的災荒愈多的呢？我也想過，那自然是越「鑽進牛犄角尖」里去了。直到以後，從那匯入另一條河的地方走過時，這才哦的一聲，忽然大澈大悟。原來這河不知在何處竟變成了小溝，當別處不斷的開鑿着的時候，這里是當作車路走着，從來沒有動過一鍬。因爲下游的地勢又特別高亢，所以到了中段，那壅積起來的水既無路可走，便不可收拾的向四方奔開。逢着大旱，剛落下的一點雨，恰恰又被吸收了個乾淨。

有些事確實使你覺得奇怪，人們卻一點不顯出驚異。明明知道是爲着給自己引來禍患，大家卻依然挨着飢餓，一刀一刀的將土裝到筐里，又一筐一筐的積到岸上，不斷的挖深開寬。這樣一年一年的掘着，不是覺得是不可理解的嗎？

中國人的吃苦以及那忍耐力的強，假如不會到過鄉下，就決想像不出。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

程耀先

在我出生的那省分裏，報館裏的先生們是時常乘春秋筆法罵賊的，句句引經，字字據典，其目的在證明自家主人擁有全部正義。也不好說那枝筆全無效用，因為有時居然也打勝仗。這樣一來，「正義」的嚷嚷者們大半連順天應人的祝詞也趕不及完篇，便打疊起行李做官去了。可是有時「正義」也不行，還是要吃敗仗，嚷嚷者們就鬼影似的滾蛋大吉。但也不必發愁，恐懼着「正義」正要從此倒臺了，蓋來者仍是「王者之師」，仍帶着同一「爲人民謀福澤」的招牌出招派餉，只不過報館裏另換了一批忠烈的典故匠而已。

有一年的夏天，也是在這樣的討賊聲中，我回到鄉間，日子過的很安分。白天睡在大屋子下，直到紅日將落，在村道上放一放封，看看牛、羊、晚霞、流雲，真是有福氣的很！

彷彿雨後不久，銀漢繁星，風涼如水，就是這麼一個晚上罷，我到親戚家閒談，遇見一位生客，這就是程耀先。因為事前不曾料到，頗受一點侷促。那時我還在怯生的年紀，耀先卻已蓄着烏亮的八字鬚鬚。

第二天我沒有看見他，說是回到城裏去了。

據那位胖胖的親戚說，耀先是一個怪人。他在城裏充當一名「代書」，借了別人的兩間房子，獨自住着，有好幾天不動炊事了。耀先這人似乎很有點骨氣，從不向人求助，就是這次的來也還是奉了邀請，以致使那位親戚搖頭。

然而對於耀先這人，我完全不知底細。

我不清楚他們中間的關係：那親戚是失勢的鄉紳，耀先則是一名區區的「代書」（在儒家看來，書生執了此業，已是讀書人的末流，）地位相差甚遠。當初也許會利用過耀先一時罷，我想，但這決不能成立友誼。搖頭嘆氣，那樣的同情，我是自幼就看慣了的，毫不為怪。

過了一天，耀先從城裏回來了。是長長的蒼白的臉，很正派，看去精神也還不差，言動也都拘謹。一領破舊的灰布長衫加在他的身上，更顯出了窮途潦落的書生神色。就年齡論，他應該是我父親輩的，約在四十歲以上，那時長我一倍強。想起那親戚的話，覺得他更加像遊館的先生。那長衫則代表一種階級，一種命運。

此後不久我便離開家鄉，把他忘了。

一年以後，我又回到家裏。可怕的是耀先也仍在那小城裏住着，仍舊當着「代書」。說起「代書」常被混爲公門中人，因爲也是喫衙門飯的一種；可是不能夠倚勢凌人也掣不到薪水。這似乎叫作「暗照璧的」，只在鄉下人打官司的時候，做一筆生意，其性質同律師相同。「暗照璧的」也正同律師或「文學家」一樣，需要社交範圍寬廣，又必須「名」高。

耀先卻是什麼都沒有，只除了單單的一個人。

這時我已經約略知道一些他的身世，也只是約略的，因為始終不曉得他是什麼地方人，也不清楚家中還有什麼人活着。據那親戚說（而他又是從一位充當軍需的耀先的親戚處聽來）耀先原也出身小康，大約有五十幾畝田地，曾在本省資格最老的一家中學裏卒業，也許只是肄業，就在家鄉充當一名小學教師，後來又做了校長。然而民國十五年來了，他簡直——用正經人的說法，是發了瘋。他一下子變賣了田產，就拏所有的錢買回來幾隻漢陽造的步槍，學校便成了革命機關。因為學校是在鄉間，城裏雖然知道，還不敢動手，加之那時的當局究竟馬虎些，假耀先不少便利，他還不會受到委害。但一到十六年開端，革命軍下了武漢，而按兵不動，正醞釀另一種空氣的時候，局勢非常緊張了。

事情發生的也太湊巧。說是一天夜裏，一個同志玩槍，一個不留神，槍走了火，自己打死了自己。紳士們聽說這消息，以為有隙可乘，就慫恿着地方當局，派了大隊人馬，將槍繳了去，查封了學校，籍了耀先的家，惟有人早已逃之一空。耀先既脫虎口，便沿淮水趨南京；還是呆不下，便轉赴上海。上海那時亦非淨土，不得已，就溯長江直奔武漢。時間——推測

起來，約已在八月間。無如運氣不佳，耀先一下船，大屠殺便開始了。

他逢了這樣的絕路！

還沒有定住腳，這就又不從血泊裏逃走，大約非到死了，人還是想活着的。既然無處棲身，爲了暫時維持生活，他便流落爲「走坊郎中。」這樣走村坊，過市鎮，雞鳴起程，烏歸投宿，其潦倒的景況，可想而知。耀先孤單的影子在山野泥道間踟躕了大約有半年之久，後來碰着一枝軍隊，就是前面提起的那親戚，在裏邊當軍需，這才算暫時有了著落。軍隊後來在我的家鄉駐紮，耀先自然也隨行，當軍隊開拔走後，耀先卻留下來了，據說是因爲看不慣訛詐剋扣的勾當。

我又遇着耀先時，他是顯得更加蒼白了，也不見得怎樣老，只是瘦的很。穿了一件夾袍似的薄襖的他，因爲是冬天，總是抄了手，蹣跚的走着路。

這次會面，彼此的印象似乎都很不錯，已經無須再找談話的材料。

一個上好天氣的下午，我去看他，費了好大的事，才算找到了他住的地方。屋子是座南向北，背陽的兩間，撲面就是一股陰森森的氣息襲了上來，雖已是廢曆正月，也還覺得冷不可支。耀先正坐在窗下，在一張廢紙上畫墨圈，說是烟也沒有了，託寫訴狀的也好久沒有上門，簡直找不到事作。

看這屋子，是只有四墜泥壁，一張出格的大牀，上面橫陳着褙褻似的薄薄的棉被。牆角里築着泥灶，冷冷清清的，似乎已經好久不會動過烟火。一隻缺腿的木案上躺着半片白菜，還有幾塊凍殭了的紅蕪。耗子都要逃避的房子，卻住着人，那悽冷的情形，真是無法說得出。

不曉得耀先自己有着怎樣感想，看情形，他彷彿不覺得什麼，大半是麻木了。他談着在這里遇到的可笑亦復可憫的青年人，逢人便說自己是共產黨的。

想起從別人嘴里聽來的兩年來耀先的生活，便忍不住問道：

「似乎應該回家一趟，不是還有人嗎？」

「有人回去也是如此這般。」

他抹着頭頂。

我不清楚耀先在家鄉的始末，單知道他自逃出之後，始終不曾回去。

人事更顯得暗淡。世界向熱辣那面走去了，年青的，活潑的，在殘酷的威脅與殺戮下面。耀先是滿被着新的同舊的創傷，自然又加他以年齡的限制，已失掉了青年的血氣，此外還有遠在家鄉的妻女的衣食，也是一種拖累。

他曾以謀一小學教席授意於我。這意思，我是明白的，當人到了破碎支離之際，希望暫時得到將息；殆收拾過殘局，恢復了元氣，然後再獻身疆場。

大約是因爲屢次受到挫敗，這時的耀先，是一些極細微的瑣事也不放過了。在想了，想一想之後，無可如何的托住那美茂烏亮的鬚鬚，嘆道：

「誰還要呢，像這樣的老朽！」

這說着的時候就大笑起來了。在生性矜介的耀先，這樣的笑我還是第一次看見，而

且是最後的一次。

這次的相聚約有十來天工夫，幾乎是每天見面。遇到之後，就到城隍廟去看報，然後在小巷裏走走，隨便談一些閒話。但談閒話也非有佳妙的心情不可，否則失去了性靈，便成了廢話。後來覺察了這點，彼此默契的便不再多講。有時也碰到月白風清的夜晚，豈知人到不堪之際，月亮也會變色！

記得是上元節前後的晚上，耀先突忽來了，要我出去散步。月光照着的冷清的街上，偶爾有小販擦過。這樣默默的走了許久，他忽然轉過頭來說：

「明天要走了。」

「要走了？」這消息的兀突，使我喫驚。

大約他也覺察了我的意思，便半是解釋半是感慨的說：

「這樣下去，便是自己也覺無謂；倒是走了的好。」

說是要到山東去碰碰運氣。在他未到之前，眷屬也許會從這裏經過，那就請照料一

下。至於川資，是已湊足十二串銅元，一個人徒步跋涉，這已經足夠。

「行李怎麼辦呢？」

我這樣隨便問着，耀先便收住脚步，撩起棉袍的下襟抖了一抖，苦笑着道：

「你看，都在這里。」

找我是爲了有一筆債要我償付，自然也爲了辭行。這債並不多，負的倒是有點離奇。原來是一家油坊的夥計，在耀先斷絕了烟火的時候，將錢往桌上一扔，便跑掉了。因此便非還不可。當時我承諾清償，待我找到了那油坊，說明了情由，油坊里的人卻回答我說，那夥計到鄉下去了。隔了兩天又去，說是還沒有回來。後來還去了兩次，總是因了事故不在。當我明白了是借故推脫，便不再去。這是以後的話。

第二天耀先走了，沒有等我再見着他，從此便也沒有再見的機會。我們的通信也就從此開始，次數並不多，每隔一月或兩月，總收到一封寫滿了六七張紙的厚厚的信，這是耀先的。談的也只限於一些瑣事，關於他的過去，卻從來沒有提起過。

耀先走時，給我丟下了愛蓮堡等做的短篇集煙袋的譯本，說是友人送的紀念物，那時帶着不大方便。後來這書又經我轉贈一位從遠方來的軍人朋友，等我兩年後過那軍人朋友家時，僅見到那本書在箱子底下同一些照像躺着，那朋友拋下老母同妻室，淹沒到人的大海裏去了。

耀先首先便住在濟南，運氣還不壞，有人代他活動了一個縣警佐的缺；就那時耀先的景況論，實已是肥鵝大肉，較之小學教席要好多了。可是耀先拒絕了。爲了不被利用，接着就到了山東南部，仍重理舊業，掛起「代書」的牌子來。似乎沒能夠多停，又不得不單槍匹馬趕至另一個縣裏去。「代書」已更稱錄事，據我想，他是爲着增多二十元月薪才去的，因爲據說寫了訴狀，仍可以照樣得到規定的報酬。這一時期的耀先，那內心的戰爭似乎更加劇烈，由他的來信中可以證明。

時間是已經不大記得清楚，有一次，突然接到他的信，說是前後曾一再想過，這樣活

下去，自覺已全無意義，活着既不能放出人應有的光彩，寧是死了的好。我知道他的話不是兒戲，於是就馬上寫了回信，可是不等這信走到，耀先的信是又來了。那意思是說是一時想得昏昏，不足介意，還是要活下去的。

後來不久，耀先就在那裏鬧出了亂子。原來定規的薪俸被吞沒了，分文都不會領到手裏，非常憤慨。恰巧這時，也不知道因為什麼緣故，鄉下人同縣長以及紳士們鬪了起來，耀先便以江湖上的手藝相助，結果是縣長撤職。新任上司據說是北京大學出身，對他還算「客氣」，但在這客氣之中，耀先卻被胡里胡塗的趕掉。也是當然的收場。

以後的耀先仍舊僕僕於風塵道上，加以妻女將僅餘的財產賣盡當光，投奔了他，死的念頭恐怕連想也想不及了。

這時我到了北平。耀先似乎遭着了遷徙更頻繁的不幸，一家三口要喫飯，女兒又要進學校，大家難得通消息的機會。記得是夏天，我奔喪回里，到了年終，接到他的弔慰的信，說是從北平的友人處探得。那時他在某地法院替人的忙，年前還要轉到別處去；一查日

曆，已經是十二月二十六，要回信已來不及了，從此便斷絕了音息。不覺數年過去，現在的耀先，大約仍舊攜帶着妻女，流落於江湖間罷。

你在那裏，耀先？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

虹廟行

大年夜的五更時分，我們出離旅館，冒着雨到虹廟去，據說妓女要去那里燒香。雨是所謂毛毛雨。馬路上偶爾看見人力車在徘徊；商店雖大都不熄燈火，雨中的街景倒只見得分外冷清。這廟已經破敗不堪，很小，也很髒；因為進去的都是從雨中來的人，地面糟塌得非常泥濘。我們被夾在「芸芸衆生」中間，不做主的走着，這就像下了海。只是在這海里，漚着，卻不盡是妓女，其中也還有老婦，小商人，苦力，流氓等等。那到這里來的日的——我想——是祈福；所以要祈，自然又是因為本來就沒有福的緣故。那麼，這海也還可以稱作「苦海」。在祈福者中，有的挽着小籃，里面放着香燭；有的提了樣子酷肖北平小學生的書包的布袋，里面也放着香燭；有的想是怕累贅，來時並不帶着，順便從攤肆上購買；有的卻是不帶，也不買——這輩人物，大都類似煙紙店主或流氓——只板起一張

虔敬的臉，空着手走到神臺前面拱上幾拱；然後悄悄的站一陣，大概在默禱了；然後完事。我們的目的卻是來看一看。有時停住，那就又像中流砥柱，礙手礙脚的總不大方便。廟里的空氣是潮濕的，混着香和蠟燭的氣息，還有說不清的什麼味道。所供奉的神也沒有弄清楚；只見不少的燭架，人們把點着的紅燭一行一行的插上去，很像我們家鄉的鼇山。嫵嫵們送上香，就跪到神臺下的木墊上唸經，但也許單單是祈求幸福。

從擁塞的人海里走過，在廊房里我們看見一個姑娘，立在燒着好幾行紅燭的燭架下，靜靜的守着自己的燭。人們插過燭，匆匆的從她身邊走了，接着人又來了，照樣的也插上自己的燭，她好像全不理會，只靜靜的立着，守望着燃燒着的自己的燭。她看見了什麼呢？是虹一般美麗的幻境嗎？感到祕密的喜悅嗎？我小的時候，這樣的夜里，也喜歡看神前高燒着的燭：結花了，流淚了，燭焰胡鬧着跳躍了……然而這望着插在衆燭中間的自己的燭的她，是穿着人造絲的紅袍，那臃腫的臉上，塗抹着濃厚的脂粉，假如你也看見，那就會想起醜惡的化身，罪惡所加到人類身上的恥辱。雖然她大不過十六七歲，卻使我聯想

到也還是小的時候，忽然不知從何處來的老妓。這女人在我們後面的村子上落腳，住在一個痞棍的家裏，就說不出有多麼不要臉。記得有一次她走了，到什麼地方去的呢？也不知道，但是忽然回來了。我們的村莊和後面的村莊中間隔着一條乾河。是秋天，河里發了水，河上沒有橋樑，也沒有渡船，要過就非泅水不可。她大概怕淹死，不願冒險，那痞棍就扭住她的頭髮在河岸上開始毆打，招惹了不少看熱鬧的人。她哭着，同時嚷着說：

「你沒有懷好心，想把我淹死。那就打死……」

但是並不會就打死。後來不知怎的，終於當衆脫得赤條條的和那痞棍下水去了。那痞棍握住她一條胳膊，到河中心的時候就把她按下去，灌她一口水，然後再提出來。

「啊——嘖嘖！」她噴出灌進鼻孔里的水，一面回過頭來，向河的這岸揮着另一隻手，高聲罵道：「文方，文方，你沒有種，文方……」

于是被按了下去，又是一個啊嘖嘖。所謂文方，是我們村上的浪當人物。現在想來，那大概是因爲他沒有保護那女人才挨罵的，那時卻還不懂。奇怪的是那叫做文方的人，不

久也就泗過河去。後面村莊的東首有三座小廟，遠離着人家，他們就選定靠西的一座，用被窩把門遮了起來……

現在這三個人大約是都死掉了。

我們繼續進過人海。這廟雖小，除卻正殿和廊房之外，也還有一片小小的天井。中庭擺着鐵鑄的香亭，只是人們並不就把帶來的香物和箔錠在那里燒掉，而是投到後邊的火堆上，大約是怕那東西的肚子容納不下；投了一夜，實際也已經投起來一堆約有三四尺高的灰，一面依然在不時的投。在投的人中，有一個小女人，微黑的臉，尖尖的下頰，著一件織着條紋的泥土色的布袍，那瘦小的可憐的樣子，使人很難猜出她究竟有多麼大年紀：十五歲，但可能的也許竟是三十歲。還有那小小的臉，也說不清是顛頤或是蒼老，卻非常莊肅。她大概已經獻上自己的紅燭；悄悄的站到衆人中間，抱了滿懷的香，低了頭在一炷一炷的往火堆上投。每投一炷，總望着牠慢慢的燒掉，然後再投第二炷。這樣她終於投盡了滿抱的香。旁邊有兩個老人——模樣很正派的一男一女，我想是她的父母——拖

住她要她走開。她擺脫了他們。她的臉上掛着淚珠，那也許是香烟過於濃烈的緣故未必是因爲哀傷。那最後的香炷在別人的香炷中間終于也燒完了，她懷着戀戀之情，不得不慢慢走開；當她走開很遠的時候，還忍不住頻頻的回頭望那正投上香物去的火堆。

她懷着怎樣的心呢？

我不知道，也答不出。不過對於中國的女人，卻是明白的：她們懷着希望，有時還一併帶着哀怨的心，悄悄的走到神的面前，告訴神；這樣暗暗的發洩了哀怨，但並不就把希望寄託到神那里，而是仍由自己悄悄的帶走。

我們依舊通過人海，這次是走到雨里去了。

「這些靈魂在徘徊，」我說。

「中國的文化太落後，沒有辦法。」C道。

我卻不這樣想。假如真能夠落後，就說落後到信仰祖宗的神罷，也還可以做做虹一般美麗的夢，也還可以減輕一心頭點載着的重荷。然而這是不可能的。當我們走出廟門

的時候，步道上正鶴立着兩行災民：年老的，年壯的，婦女和孩子。他們還等待着受難者的佈施。

一九三七，三月中旬。

山行雜記

轎車

太行山這名字的出現於中國歷史，那時代已經可說很古，輿論界的宣傳，也的確夠使人向往。譬如英雄仙俠之流，講的是津津有味，聽的也流出垂涎。大洪，少林，二百歲的老僧不是到處在出風頭嗎！所以事前毫無準備，請主人從電話裏要了車子，因為身外無物，這就連擺擋也都不必，便在柳色青青的細雨中動身了。

車戶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據說又是職此業數十年的「行家」。車子就是所謂「轎車」，老殘遊記中常常出現的，南方人大概難得這種福氣，北方卻很多。不過近年來也漸漸不行，有的地方已經代以汽車，人力車；雖然偏僻所在尚不少見，但也只等時光將

其收入史籍。車只管他名曰轎，卻不是轎，除了車轆的木杆外，是再也找不出什麼類似點的。這車有兩個輪，直徑約三尺餘，較之同軌的太平車以及也可以同軌的手推獨輪車要高明得多多；上面有拱形的篷，外覆以帷，大似山水畫中小船上的篾篷，比較矮小了些，所以無人在裏邊飲酒賞月。所以名之爲轎車，我想那大概也會在官場中出過風頭，因爲它比轎來得簡便，只消套上一匹騾就成了的，不必非四個人抬着不可；況且那三尺寬四尺長的包箱，要舒服，就只能一個人獨佔，平常人家便辦不到。這篷外還有兩個位置，裏（即左）首是屬車伕的，外首——也就是所謂「跨轆」的那地方——自然歸抱拜匣的二爺，也就是管家或聽差。

這車子載重時要兩個至三個牲口拉，倘只坐人，大抵只套一匹壯騾。我坐的恰就是後者，亦即所謂「獨轆」。據鄉下人說，最闊綽的是「二套」，是中庸主義。我不以爲然。你瞧，若有一個跟了跨轆，豈不是很像候補道了嗎？至於必須二套，那已經表示罷職卸任，縱有金銀滿載，但總不大妙。

細雨是不住的紛紛落着。那車戶鞭策着他的馴騾，在沾沾的泥濘中前進而那騾也真可稱得起馴，任怎樣牠是也絕不肯發一步跑的；鞭子打下，牠只很不平似的搖搖那雙大耳，鼻子裏「噗洛洛」的進出聲音，一逕不慌不忙的走去。這走法，對於沒有什麼急務要辦的人是很合脾胃的，乘了這機會可以從容的瀏覽沿途景物。

這時正是清明前後，路上全無人跡，淒清的很。

你且看哪！那隱沒在烟霧中的遠山；那在雨脚下起伏的丘岡；那靈朦於綠柳中間的冷落的野村；然而最迷人的是時時現出孤墓的無際的麥地，那些嫩得耀眼的小麥上凝着的水珠。唉，唉，旅行人，你不覺得那遮蓋着大地的像滿綴了閃閃珍珠的仙衣嗎？

只是車戶同他的馴騾都那樣斯文，卻把我悶住了。車子一路上軋軋的響着，人是早已被堵得昏昏沈沈，到站頭想來還遠，是急也急不得的，這樣想着便睡過去了。睡裏的景況不得而知，等到被車戶的叱咤聲驚醒來時，情形已大大不同。天上雖仍薄雲滿佈，雨不知幾時已經停止，小崗巒也更加累贅煩瑣，太行主脈也遠遠在望了。

車停在路傍的石屋前面，那車戶去取火種，順便問了路程，才知道這老「行家」也並不。這條路原是通山西的便道。所謂便道者，即介乎大道同小徑之間的意思。這時已有幾位客館從山上下來，有的馱，有的擔，大抵是到所謂「底下」去出脫的農產物，也有山西來的酒。

車子再走上去，可就不得了了。路上盡是拳石；那驟不時打着滑跌，哪裏是走，簡直像爬，有時車戶還得下去拖住牠走。至於車子，那是生氣的軋軋着，全體不住抖動，時而還要來一手武的，康岔一聲就跳到路旁。這樣跳着跳着，終於跳到山下時，已是烏歸狗吠，將近黃昏。

山 店

因爲再上去就得換差了，名曰「馱子」的，車是一步也不能前進，這就無可如何的停了下來。從院子裏走出一個高大的壯年男子，大概是店里的打雜。他究竟囉唆了沒有，

我不知道，但的確是不慌不忙幫着車戶卸了車的。在這打雜身上，決找不出油滑習氣，就近作比，那是有些像石頭。爲什麼要說「囉唆」呢，我想大家都已明白，這裏不必細講。

店而且要開在山裏，在異鄉人看來，是多少總含着浪漫氣味的。我們這民族，也不知從何時起了，似乎自始就碰着了不幸的鐵釘，表面上雖過着安分的生活，心裏卻老想浪漫一下，同時卻又沒有大勇者的精神。爲了不被殺死，覺得看別人浪漫比較合適些，所以大家歡迎水滸傳，又覺得瓦崗寨也不錯。中國描寫着「黑店」的說部有多少呢？但是可憐得很，縱然在這樣荒僻的山裏，是也看不見有人手使朴刀或板斧，吹的大咤一聲的，窮徑好漢了。洋槍這東西，究竟厲害些。當然，我並不是說這裏從不發生殺人事件，雖然也同別處一般文明，較之威爾士先生的烏托邦是相差還遠的很哩！

前幾年的報上，常看見載着有人入山求道。近年來運命好像不大好，更不濟了，盼活佛，盼仙俠抗日的當愈多了罷。我也弄得想不平常一下了。因爲身在山店，要遇見仙俠，恐怕還沒有那麼大的福氣，但也不懊喪。按說是不過在大山的門口徘徊，離開堂入室還早，

不妨將希望打個折扣，留一半在肚裏。

這就好了。剛才那打雜的大漢，該不是綠林豪傑？那柴門後探出半個頭的女人，臉像冬瓜皮的，望去似乎也有一點來歷，怪像母夜叉；至於那坐到門口石凳上的老兒，頭戴毡笠，口銜旱烟管，自然用不着懷疑，綠林豪傑也是爹娘養的。惟有那灶前的瘦漢子，卻想不到該佔一個怎樣脚色。

四處走走，兼代瞧瞧，還想發現不平常的東西。終於沒有；只看見了一口豬同幾隻雞，其餘的是種莊稼的傢伙，斧頭倒是有着一把，那綠林豪傑正拿着牠劈柴。不單沒有朴刀杆棒，即使洋槍也都沒有。這時那冬瓜皮臉的女人也出來了，抱着孩子，就坐在大路傍的石凳上餵奶。原來是剛才磨過麵，不單臉是白的，而且從頭到腳都像從石灰裏爬出來的一般。

現在也許有人覺得頗失望了，然而且慢，這裏還有一件東西足供諸君往古代遐想。離這山店大約不到二十步光景，有一座石築的門，上面是建築過房子的，現在塌掉了。這

門的名子沒有刻在石頭上，店家也不明白牠的歷史，不過是一座關隘卻絕不會錯，因為翻過幾條嶺去，是一個頗稱豐饒的盆地，四圍的要道都有着這同樣的門。也許前人在裏邊避過兵燹，也許曾是寶二墩一流好漢的山寨。

店倚山而建，約有六七間房舍的模樣，也有天井，可以「臥餐山色」。天已是黃昏，遠處的空谷里送來狗的吠聲。店家把我趕進客堂；所謂客堂，是泥屋三間，中供財神，對聯也還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

過嶺

我不會騎過馬，對於馬性也不大瞭解。現在叨光的很，一匹馬立在暮色蒼茫的道上，只等我騎上去。它不停的擺耳蹬蹄，想是已經餓的發慌。然而要騎上去，便覺得欠一點勇氣——就說是「欠一點」罷。雖然不曉得馬上威風，關於馬的傳說，是知道一點的。我生長的地方有一句話，道是「一馬三分龍。」似乎又有幾分神性了。但說的是只有三分，可

見並不就是龍。

馬的脾氣據說是很大的，性子也很暴烈。望了望山，也頗帶幾分神祕氣息；要上去的一面正背着陽光，顯得非常矍鑠，到那尖頂約有五六里路。倘一個不留神，豈但「翻身落馬」，且要落山，將真的會成爲肉泥血漿。這時我憑空想起不如閱兵來得妥當，那定然有一名「馬童」將馬帶牢，絕不聽其發脾氣。這氣派倒是在畫報上看見過。

來接的人同隨從都已齊楚，在馬上揚鞭催促了，不便再磨延，卽聳身跨上鞍橋。還好，它並不會如我料想的那般兇刁，當人將騎與未騎穩之際猛的向前一撞。我一面暗自感謝馬，一面感謝主人。

「這馬幾時也清高起來了？」

馬擺了擺頭，很斯文，又像對我抗議。

人馬一直升上去，是一種既危險又快意的奇觀。路折轉而上，加之剛下過雨，脚下那些被磨得禿光禿光的石塊，異常滑溜。馬像溜冰似的打着滑跌，爲了防備失足，一面又跳

着狐步舞。蹄聲窶窶，其偉壯是只有馬賽進軍曲可以比擬的罷。

晚霞發出彩絹樣的光，一縷一縷斜橫在頭頂。人同馬打着滑跌，跳着舞，踏着進軍曲漸漸接近彩霞，似乎一躍就可以趨將進去。回望山下，豁谷間已騰起茫茫的霧色，這就飄然一如置身雲端，覺得當真要萬念俱空似的了。騎馬登山竟是這樣充滿了詩意，真是想也不會想到。

但是，這詩境中的人物也不能一直做下去，當將要一腳踏進霄漢時，馬卻停下來了。它知道雲端不能馳騁，又如此不通人意，哀哉！

在短短的行程中，我知道馬不與驢同。倘是驢（那又刁賴又愚蠢的流氓）要決意怠工下來，那就乾脆將人摔下脊背，算是給責打者的一點懲罰。馬卻不然，是比驢聰明，懂得責打是爲了要它前進，並非逼着它投崖自盡，所以任怎樣處罰，總是給你一個不理。那很斯文的站着，在鞭下還能够觀賞山景的態度，是大「可以充吾師」的。

直到將那馬請上山頂，已是暮色垂垂，四山飛鳥絕跡。出現于西南天空的巨星，像水

銀珠似的在灼灼閃耀。遠遠的天末，一座崇巒後面，還殘留着熹微的白光，照耀着積雪的山巔。谷上彌漫着霧，在霧色後面，朦朧的黑影在搖動着，大約是樹叢。下面送來犬吠，經年的枯草瑟瑟作響，山景益見荒涼。四蹄打顫的馬，迷茫的望了遠處，悲傷的搖了搖頭，接着又逕自去嚼食枯草。風吹着的那鬃鬣和尾巴，一縷一縷的似要飛去。問了同行者，說是還有十五里的山要爬。

現在一想，題目似乎應作「荒山乘馬圖」了，自己便充充「風塵三俠」中的人物，在時下定會被歡迎的罷！

宿 處

第一個印象往往是錯誤的，因為人類聰明，又太自信了這聰明。

夜已經深了。是寒冷的春天的夜晚。被安排進一座小屋子裏，說是下處。是狹小的屋，

有破舊的桌凳同牀，牆上的白堊正紛紛下落，泥地濡濕，似乎已經變成了黑色。總之，這下處雖沒有森林的雄茂，卻同森林一樣憂鬱。那濃厚的霉腐氣息，從剝落的牆上和陰暗的角裏發出來的。

「這是怎樣的地方，在世上又佔着怎樣的位置？」

這樣想着，感到行旅中常有的不安。但除了鬧寂的，空空的，古老的氣息，是什麼都沒有，也想不出究竟應該稱做什麼所在。

我只知道小屋有兩個窗洞，因為糊着紙，並不通空氣。尋出一枝烟吸着，從新打量了一番，感到一種宿命的熟悉和一種偶然的生疏。那塗着很厚的油漆，用一寸光景的木板做成的門，發出使人不快的光，古老晦暗的光，是開在屋的一端，通向別一所房子。起初我覺得是落腳在一家客舍裏，天井裏卻沒有驟馬的呼喚聲，也聽不見馴順的蹬蹄聲。

一盞昏暗的油燈放在桌上，不斷的冒着烟。我背了燈坐着，許久的望着地上的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搖幌着，似乎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在笑着向我招誘。我不住的顛着脚尖，一

面想，從壑谷裏突然闖出了人同馬，手執着火把的，高聲吶喊着的……然而我是想到哪裏去了啊？最後我尋覓着那朦朧的路跡，卻已是捉摸不到的遼遠。

就在這時，在幽密的夜色罩下的這盆地上，我不知道有多少遠，平靜的，古老的，寺裏的鐘聲忽然響了，爲着什麼而呼喊似的，嘹亮的洪壯的鳴聲，越過山嶺，彈抖着送入荒谷。狗在猜猜的吠着，因爲空氣潮溼，顯得格外遲鈍。在這樣的地方，狗是時常被驚擾的嗎？不知從何時起，一個聲音在曠野上呼喚着，是不變的，孤單的，寂寞的喊聲，也許是招呼失迷了的羊羣同牧童。因爲是不斷的吆喝着，又遲遲的消失在丘嶺之間，這聲音就像發出於數世紀之前，古董樣的無意間被人發掘了出來的一般。

「是不可思議的；多麼不可思議呀！我這樣對我自己說着，從新燃上一枝烟。在期待什麼似的，又像尋找着什麼，我走進沒有月亮的夜裏，去聽那曠野上的呼聲……」

是晴朗的上午，叫作老弟的人陪着我，到市鎮盡頭的小山上去散步。在遠處的山坳上，有幾朵白雲在慢慢移動。山色蒼青，襯得雲的白色竟無可比擬。陽光愉快的照着山林村落，昨夜的露氣還沒有消盡。汲水的人將桶放進池裏，發出淙的聲音，濺出清亮的水珠。婆孃們在池邊浣衣，一面笑語。牧童在到山上去的路上，驅着羣羊，不停的抽着響鞭。驢不時引吭大叫。豬仔則蹣跚着在道傍走過。四圍是說不出的寧靜清和。

和老弟走着，只聽見他一路上同居民們打着招呼。

到了山頂，他還在山脚下立着，跟一個人閒話。那人約摸四十歲左右的年紀，剃了光光的頭，穿着灰袍，脅下佩帶着手槍，說不清是怎樣一流人物。不像痞棍，也不是紳士，卻鑲着一顆光亮的金牙齒。在他的後面，還立着一個搨了德國製造的——這地方叫作「僧帽牌」步槍的青年漢子，模樣是非常出色，那身手的利落，就像一匹小獸，似乎發一聲喊就能夠同狼賽跑；那沒有光彩的臉，刮的像剛剛割過的草地，陰沈沈的眼里則放着兇殘的光。他的毫無表情的神氣，宛如是曾吃過一驚，此後便永沒有恢復原狀。

我看着他從容的從肩上摘下槍來，毫無目的放了一發。這似乎是一件平常事，因為一羣正從他身邊經過的馱子，得冬得冬的響着鈴鐸，驟同驢搖了搖大耳，馱戶仍然抽着響鞭。担水的人則擺動着身軀，桶里濺出清潔的水花。誰也不管那槍聲，大家分頭走自己的路。

這鎮上住着約有三五百戶人家，乍看去是很富庶，從街巷里一走，就看見高大的門牆同樓房。待登到那植着扁柏同刺松的小山上一看，所有的樓房原來都沒有屋頂，在裊裊上昇的青灰色的炊烟中，在青青的天空下面，聳立着大火之後的殘垣。陽光從大得可怕的窗洞裏照進去，只見見空虛的燒焦了的牆壁，彷彿經過蒙古劫掠的歐洲。

原來這裏在五六年間曾經過兩次浩劫，很倒霉的。最初有一種封建集體的結社，叫做「天門會」的，有皇帝，有后妃，有軍師，大帥，文武官司也並不短少，還擁有不少皇軍同土地。幹法當然不十分文明。按中國的老傳授，一人稱帝，是必須殺人百萬的；既然登了極，違抗「天命」的就得殺。這王國定了一條出色的法律：凡我庶黎得各備槍一枝，除婦女

老弱不計外，所有壯丁概行編入皇軍。也行徵兵制。這一來佃農同貧農都遭了大殃，槍是買不起的，只好殺罷。然而最不幸的，還是既不「遠抗天命」也不上「勸晉表」的無業流民，因為皇家律典上又有一條規定道：凡不務正業者，殺勿論。如此消滅消費者，救濟失業，方法真是高明得無從說起。

這樣熱鬧出奇的日子約過了二年之久，又是調兵，又是遣將，不得已，皇上出奔了，皇族及其家將也卻溜之大吉。軍隊一到，便規復了失地，火也就燒了個滿天紅。

過後不久，時局大定，皇家的校尉們便回家收拾殘局，重新做起地主來，百姓也正預備安居樂業。可是說聲不好，東山的居民擄了進來，不可避免的，又是殺人，又是一場大火。然而西山的居民也並不「王道」，隨即就大舉反攻，侵入東山，又殺了人，又放了火，不僅奪回了自己的東西，連別人的財物也都一股腦兒駝了回來。這樣一來二去，周圍數百里間便都付之一炬；當時要打電報，很用得上一「殘磚碎瓦，赤地千里」的。

現在已經很太平了。遊手好閒之徒早被宰了個乾淨，繼起的又得直接或間接給

「海洛因」公司幫忙。農民們自然是照樣跑到山頂上，向石頭出氣。少爺們則去調戲佃戶家的女人，吸吸「老海」，打打麻將。至於充當過皇家將校的老爺呢，據說是一面玩弄丫環，而又專吸鴉片的。

這時老弟也爬上山來；說是剛才同他講話的是一個地主，有弟兄三人，一天夜晚，因為一點小怨隙，另一個地主便下了毒手，活活的殺了他們大哥的一家八條性命。所以走起路來，就必須帶着保鏢。

如此一幅天地，不知是否可以拿來同中古世紀的歐洲相比……記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一幅畫，是一個跪着的女人，頭髮披在背後，雙手向上伸開，眼睜得大大的，痛苦的仰望着天空……

風土畫

卻說是在岸上坐着，看着流雲，遠山和近谷，覺得飄飄然了。但這飄飄然，並不是做過

什麼苦修的工夫，也不會拿雲霞來充饑，只是翻了幾條嶺的結果。身體疲乏，也是自然的，且出了些許的汗。太陽和煦的照着嶺上的樹木，經微風一吹，這福分可說已經不淺。可是仍不厭足，就又想開了去，關於仙俠……

也就是這時，通着路的那座山頂上，出現了羊似的黑點。先是蠕動着，蠕動着，漸漸的像走在沙漠上的駱駝了，是一個縱隊，一個商幫。

這叫做馱子。

那是在太陽未出之前，谿谷間還鎖着重霧，便荷起數百斤的重載，搖搖蕩蕩的繞着石坡，向山嶺昇了上去，一連串的，像騎兵一樣；然後是仍舊繞着彎子，慢慢的降入谿谷，直到日將中午，才翻過第一架山頭。嵌着鐵的蹄腳，踏在渾圓的團石上，或者稜樣的三尖石上，則發出咕耳的戛戛，在空空的山中一路響過。鈴鐸的叮咚，是極有韻緻的和鳴。有時驢子發出一聲長叫，便四山回應。

這些疲癯的傢伙，倘遇着陌生的雌性，也像都市裏的色鬼們看見從鄉下來的姑娘，

是會發一發性的。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來一手全武行，踢跳一陣，或者一直莽闖下去，將貨物一下子摔下山坡。但發性的時候很少，因為已經精疲力盡，是連性慾都沒有的了。不過並不因此安分，即使用怎樣的重載折磨，也還有對付的方法。那是無緣無故的就停下來，任你打，任你罵，只給一個不理。非但此也；這等有經驗的畜牲，還有着更驚人的涵養，是即使在鞭打之下也能連動彈都不動彈的這本領。那冷眼觀望着打罵者的神氣，一如是說：「還怎樣呢？」這樣實行着甘地主義，直到馱戶的頭上冒出火來，眼中充滿了淚，且再四的祈求過，唉唉，恰恰是我們已經猜想到的；還是不走！無可奈何的馱戶就只好認輸，將貨物放到自己肩上，慢慢的搬着下山，一面咒罵着驢的祖宗。而驢子自己反倒置若罔聞，自在的跟在後面走着。

馱子的縱隊從早到晚川流不息的走過，荷了家鄉的土產，山西的煤炭，汾陽的酒，搖響着鈴鐸，留下便溺的泊跡。馱戶大抵是有了年紀的人，頭上戴着毡笠；也有年青的漢子，是裹着白色的頭巾。那總是默然走着的，那平靜的臉，眼眇上帶着憂愁的皺紋。他們是到

同文明的血管一齊跳動着的城里去的，手裏不停的抽着響鞭，嘴里銜着烟袋，生煙草的香氣與裊裊的青色的烟於是就一路上飄揚着，在山巒間，在荒谷裏。直到夜間，在店里落了脚，向店家要了一盆豐盛的水來，將從家中帶來的泥垢洗去，於是吸吸煙，摔摔鞋，從鞋子的縫裏尋出一個小砂石子。接着再開話幾句，便打一個欠呵。

貨一到了行里，假如運氣不壞，便找到一個吝嗇的，永遠是吝嗇的主顧，縱然是再小不過的城市，那也是也要去逛他一下了。這又要計算着謹慎的放到內衣袋里的金錢，一面想起了老婆要的鞋布，女兒要的印花直貢呢的褲料，孩子從出門時就自朝至暮巴望着的小鼓呵，這是覺得怎樣富有了啊！耽擱了那麼一兩天，又忽忽忙忙的返回頭來，馱子的鈴鐸仍舊極有韻緻的響着，馱的卻已不如先前的重，而是將婦女裝點起來，將房子照亮的洋貨了。烟袋仍舊一路上吱吱的叫着，冒出青色的烟，然而這燒着的是大錢三百文一兩的煙絲，是連味道也都變了的。

倘使夜深還趕不上宿店，那就只好在山上過夜。

記所見

兩座峭壁之間夾着一條溪澗，也就是河道，從前是水在這道上走，現在走的卻是人。據說是不曉得從何時起，「風水」變壞了的。不過夏天一來，山洪也就從天上奔下，發怒的衝躍着，咆哮着，這就把房子沖掉，牲口沖掉，甚至連人也難得幸免。

這說着的時候，在這僅僅能望見一線天空的河道上，是正落着霏霏的細雨。爲了避雨，我走進一個村落，恰當的說，我是走進那村頭的廟宇里去了。

走進那廟的大門，廊房裏探出一個頭來，隨即又帶着慌張縮回；也許那頭誤把我當成什麼體面人物了，譬如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那個國王。

我並不因不被歡迎縮縮，不，恰恰相反，正因爲那鬍子——我只看見那鬍子——的縮回，我纔一直闖進廊房里去的。原來這廊房是一個學館。

殊不知，這就造成一齣——彷彿果戈理的喜劇的——悲劇。

當我一脚踏過去，首先使十幾個蒙童大吃一驚，哼哼呵呵之聲忽然停止住了，生怯的打量着他們的意外的客人。

那鬍子，現在已經看清楚，是一個細長身材的人，約有一把年紀，穿着老藍布的夾袍，黑馬褂。這套衣服到數年後的今日，便依格被頒布作禮服，正被期待着拯救「時艱」了！可是那時候，大概還沒有研究出來有這麼大的效用。我又想起他那條辮子……不錯，那老先生是有着一條梳得極光滑的辮子的。

那老人（應該尊敬那一嘴好鬍子的）從炕上爬起，失措的望着我，讓我坐下，遞過來渾名「狀元吹」的竹根煙管來，自己卻呵着腰，似乎就要坐下，似乎又怕着火燙，一面大聲咳嗽，語無倫次的咕嚕了些什麼，大約是他的困苦之類，便出去了。

這一走，十幾個蒙童就啾啾起來，有的做鬼臉，有的已經聚在一處，在「咬耳朵」了。凡是在私塾的書裏尋覓過「黃金屋」的，總該還記得這是一種怎樣的樂事。

我吸着「狀元吹」不曉得什麼地方別緻，覺得新鮮，彷彿倒溯上去若干年，就擱在

歷史的天地間，連這所在的空氣也都飽含着濃烈的色彩似的。

炕下有一方火池，同寺院的香池相差不多。但這並不就是「濃烈的色彩」根由。繼續在屋子裏找了一番，也正同外國來的「遊歷家」一樣，有着馬上尋出一個特點的企圖，這就有了新的發見，就是白頭巾。

每一個孩子頭上都裹着白頭巾是什麼意思呢，其初以為定然是一種習俗，或者含有某種神的意義。孩子們卻抗議了，說是不單喫羊肉，也愛喫豬肉。

是連想都沒有想到。然而世界是如此廣大，又在層出不窮的翻着花樣，即使在這樣同石頭差不多清苦的山里，誰能知道不是新的發見的呢。

這樣想着的我，那快活自然不消說得。

「那鬍子是什麼人？」

「老師書記。」一個孩子很有聲色的回答着我。

「什麼書記？」這的確莫明其妙。

那孩子低下眼去，想了一下，說：「總是總是一個——官。」

這時走進來一個青年漢子，懷恨的瞅着我，假如可能，我想他是會埋伏到溪澗裏，暗的將人殺掉的。然而現在他卻哀求着我，用破破碎碎的語句訴說着他們村莊上的痛苦，連「高擡貴手」的話也都講出來了。我這時才忽然明白過來，縱然是個國王降臨到他們村子上，也未必如此害怕，那怕的；其實是抽筋吮血的種種委員。

走出那寺宇，一陣細微的水珠冷冷的打到我的臉上。在我的背後，那些蒙童哼呀呵的，悲切的唸着經典。他們將自朝至暮，這樣消磨過他們可貴的童年，爲了那黃金的屋子。

谷之夜

辭別了晚霞，馬降入瀰漫着霧的狹谷，一股潮氣冷冷的撲上臉來，正是春三月。

谿谷間悄寂無聲，是飛鳥已經絕迹的時候。極目一望，四圍枯草荒煙，三兩聲犬吠，像發于邃古。想起是草木同荆蓁的世界，頗覺蒼涼了。但已遠遜大紅大綠的攘奪，而就洪荒溟濛的境地。

砌路的石塊，經過久遠的歲月，磨得滾圓光滑，又因為剛下過雨，馬踏下去，蹄腳時時溜開，可以聽見濺起的水聲。

我不是馬兵，自然也沒有坐在鞍橋上睡覺的功夫。望望天色，星斗像結串的鈴兒，在風聲裏簌簌的搖蕩。

「倘是一名馬兵，那將是怎樣的？」

這樣模糊的想着，只聽見那馬打着響鼻，是已經疲勞不堪，但依然載着人，困頓的邁着步，在昏暗的夜色中達達前進。

狹谷裏只有蹄聲，岑寂和懶倦。

在冥冥的夜色下面，沉默着的山嶺似乎是在作遠古的冥想。而這越走越長的路，它將把我們引到哪里去呢？行走於這樣荒蕪的山裏，是早已將一切交付于馬了。

達達的轉過辮腳，是一座被山洪沖毀了的石橋。在暗中呀呀的流着的溪水之上，向前望着的時候，那年幼的勤務兵忽然狂喜的喊道：

「啊，火！」

是紅色的火，在山坳那裏一明，接着又暗淡了下去。

像獸類的長嘯的唿哨，這時突然響過山谷。馬吃驚的打着虎坐，聳起了鬃鬣，險哉！這就往旁邊一跳，幾乎要跳下溪去。于是那火光，便真有些不平常了，是求神的香炷，是強盜的火號，或者是人家嗎？

這沈默着的時候，那勤務兵伏倒鞍橋上，終於聽出。

「啥個舅子！」他驚魂未定的說。

風從嶺上吹來，可以聽見幽微的鈴聲。這路就不再是無限遙遠的渺茫的長途，可以尋到人跡了。那麼那是怎樣的人家呢，那我們現在正循蹤而往的，那住在這古老的石橋左近，將收留我這來自遠方的人的？的確，我早已想覓一個洞穴，或一塊平整的石頭，在閃閃的繁星之下，在戴着雪的白帽的那山峯的守護下睡覺了。

向前走着，不久便在一座牧羊者的石屋前面停住。掌燈照我們上去的是牧人，一個四十歲上下的老者。那老人穿着一件羊皮短襖，鞋是古代的樣式，很頑固的傢伙，走動咯咯的響。由那寬厚的雙肩，看得出他是不怕小毛病的人。

「這樣的房頭貨，」他推了一下那馬的頸項說：「他不會比我跑的快！」

這小屋，幾乎是全用石頭建造，地是用灰石槌成，平坦的，三合土的一般，然而更增深了冷清的氣息。在潮濕的後壁下築着泥炕。牆角那裏，有一小泥灶，上邊齊整的掛着食具。

灶下放著木墩，是從一株大樹的下部鋸下來，供切麵菜之用的，可是上面蒙著灰土，大約已經好久不曾用過。據說西班牙的深山裏有一種宿亭，以備趕不上宿店的跋涉者或流浪人過夜。打量著這小屋，那牆壁，那冷灶，那灰土的氣息以及沾沾的濕氣，不是和西班牙的宿亭正有幾分相像嗎？

羊舍主人將小油燈掛到牆上，在炕上坐下，手指伸進一隻黑磁的小罐裏摸索著，捻碎了一撮煙草。

「弄點喫的來，老傢伙。」那勤務兵推了他一把。

但是主人依舊吸煙，低了頭兀自不動。

「你頭上沒有長出角來！」停一刻，他磕著煙袋，傲岸的說，「要打尖，趕過去有舖子。就這樣的膽子，哼，你是雞窠裏養成的。」

剝著粗糙的兩手，老人的神情非常憤懣。等到向他道歉之後，卻一聲不響，爬進炕下拖出一口瓦罐。

「你以為我是嚇出這樣大年紀的嗎？要不是碰見我呀……」他向勤務兵搖着一根指頭。隨即從罅子裏掏出半瓢小米，高高的舉到燈下，咕嚕着說：「你就是出一斗黃金，我還得想一想該不該賣……哪，將就着罷。」

數分鐘後，灶肚裏已伸出火舌，生柴比比泊泊的響，冒出嗆人的煙來。火光照耀着人的臉，影子在不安的跳蕩。那白色的煙，蛇舌似的從小窗洞吐出，消散在潮濕的山坡下面。馬在門前的樹下躡着蹄腳，在馴順的呼喚。羊鈴渺然可聞。戴雪的山巒間則迴蕩着狗的吠聲。一聲牧者的唿哨，驚怖的馳過空空的谿谷。

「說是火車不用牛，可是的嗎？」主人抬起被火光照耀得通紅的臉。將眼睜了一下，又自己回答着說：「那自然，火車是要用火的。啊提，啊提！」

他用草尖探進鼻孔，連串的打着噴嚏。

「你只有一個人嗎？老伯伯？」

「不，我還有伙伴。不過女人，我們是用不着的。看羊的人……」

他哈哈的狡狴的笑着。喫過飯，打着飽嗝，世界便使人滿意了。老牧人吸着煙，說了一個故事；這事已經埋葬了七年之久。

說是有過一個青年人，自幼喪失了父母，只有一個叔父。這叔父替別人看管六百角羊，就住在這谷裏。那時叔父還年輕，他也只是繫丫角的孩子，卻是一個很可靠的牧童。秋天，從不忘使每隻羊受胎，又從沒有一隻迷失過路，還會唆使它們角羝。橫笛吹得尤其出衆。

有人問他：

「丫角，你長大幹什麼行業？」

因爲自幼沒有名子，所以相沿至二十歲還被這樣稱呼。

那牧童望着青天，澄澈的閃着烏亮的光的小眼睛，一瞬都不瞬。他思索了一下，終于肯定的回答道：

「丫角嗎，要做一個大兵。」

他是很驕傲的。

這幻想常在他腦子裏畫一條滿意的線，像白緞上沾着的朱紅絲線一般使他興奮，因為他看見過大兵的洋槍是勝過叔父的鳥槍的，連叔父也得承認。

丫角望着青青的天，飛鳥和流雲，望着繁星；太陽同月亮輪流的照耀着他。他想了些什麼呢，誰也不知道。谿谷間每日響着快樂的笛聲和低微的山歌。丫角總成了辯，已竟是一個苗壯的青年人了。這之間，他獨自牧着六百角羊，還打得一手好鳥槍。就用那叔父的槍，他曾打死這山中頂兇刁的狼。

總之，他已經是出衆的牧人，對於當大兵的事，倒彷彿已經忘卻。快樂的笛聲，不知從何時起變成了憂鬱的笛聲，像一個人低咽，有時又像嘆息。

時光從不惹人留意。但從這裏經過的人，都聽見過那哀婉的歌詞：

趁着要落的月光，

抬起你的臉——雞還沒叫，

多羞的婆娘……

後來有人告訴叔父說，丫角在東山結識了一個青年的寡婦。叔父卻不相信，因為這出色的牧人，從未離開過嚼草的羊一步。

有一天，他告訴叔叔說，要到城裏去。

「羊呢？」叔父說，「又沒有事好幹；你要一把刀，託人買好了。」

青年人的臉紅了一陣，卻道：

「看，不是到夏天了嗎。量幾尺布，你沒有布衫；再糴一斗麥，五升小米；賣掉羊毛。」

這話打動了叔父的心。

一陣風那麼的，出衆的青年牧人去了，從此沒有下落。有的說，被城裏的駐軍誣為匪探，槍斃了。又有人說，丫角並不會到城裏去，確是被東山那寡婦家謀害了性命。但好記性的人，卻又說他喫糧去了的。總之年青的牧人不會再回到山谷裏來。爲着三百隻羊，現在卻不得不僱用兩個幫手，而當叔父的已經年邁。

舍主人的故事到這裏算講完了，正像我們常常看見的，或者遭遇着的一樣，沒有結果的完了。他嘆了一口氣，沈思的裝上煙袋，呼哧呼哧的繼續吸着。那勤務兵在炕上甜蜜的打着鼾。山谷裏起着霧。那東方的大星，閃耀得像噙水的珠子，照着令旅人感到神祕的哀愁的長宵。

鼠

鼠是可憎的，不僅因為牠尖臉束頸，單只那身灰色的外衣，有着短短疎毛的尾巴，就沒有同獅毛狗競爭憐顧的資格。那遇着的倘是住過學堂的人，知道鼠疫爲害的可怕，只消一想，就會不安起來。

然而最不可恕的要算不能亮察人情的一點。不管人家在午睡，在默想，或在談話，竟毫無情義的吱吱喧鬧，這大概是惹人嫌忌的最大原因。至於咯勒咯勒嚙破什物，有時在人看來甚至是有意的，專門揀人家心愛的破壞，那簡直要觸動殺機。

幼小時嘗聽祖母唱誦老鼠告狀的曲子，事隔多年，事狀已不甚記得。大約是鼠控告貓的無情殘殺，冥王拘貓到案，貓也提出辯訴，那理由是，「不該咬破小姐鳳頭鞋，不該喫盡公子聖人書。」現在想來，冥王大概也是儒家出身，因爲本有幾分左袒原告的他，一聽

到有演聖情事，便命貓永遠捕殺鼠之子子孫孫。不管怎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在厭惡老鼠，可知上面的故事還只表明了人類惡鼠的心理，只是衛「道」，衛「物」，所以加以咒咀。但也有人竟視爲是破壞官星的凶物。

是做十六元月俸的官的時候（十六元的官也有的），照老例，雖不能說終日無事，到底閒卻的時候多些，大半以午覺度日。可是天下事不好事事盡如人意，睡覺的地方實有着驚人的不靖：老鼠作怪。在先大家滿懷憂慮，還儘熬着熬着，希望相安無事，即各不相犯。後來諒解終歸無望，不管你一氣舒服，吼天徹地的安然睡着，它總是堅甲利兵的樣子，由屋的這首長驅直至屋的那端。在頂棚上澎澎然一口氣跑完這段百碼，精力像還壯的很，這是須兜幾個圈子方肯罷休的。也許像刀山班的跑馬罷，一面團團轉着，確有鼓聲喧闐之勢。

「快樂得『二姐』樣的，世界真好像是它們的了！」

「有什麼辦法呢！」

「倘有綠氣砲放就好了。」

被鬧醒的人常常嘆息着，惺忪着兩眼，無可奈何的這樣發一陣議論。想不出別的較善的辦法。

所謂無可奈何，衙門裏常是這樣的，倘有人進去過，就知道官吏對於——縱然只是老鼠罷，也毫無能爲。這裏有的只是權力，逢到權力以外的事只好搔首唉嘆，實有着常人所想像不及的狼狽。官吏的時間，大半是化在睡覺和不必要的尋樂上面，地位低微一點的尤甚。就大體說，下級官員的臉上常蒙着青灰色的光，很有幾分通俗哲學家的氣象，也是一副倒靄的神氣。實際是除了喫飯，睡覺，挨罵，辦公式的事等等，也的確無事可做。這就學上了冥想。那所想的，大半又不外是些取笑和自己身分相差不遠的同事或土娼的材料，又未必真有笑出來的力量；倘笑了的話，那也不過是因爲喫的過飽，想使肺部行肌肉運動而已。有時也想出毫不驚人的警句，或者吹大家都已熟知的牛皮，再不然打幾個閒暇的呵欠，夜晚便到土娼家裏打牌，如此總算消磨過一天的時光。那自然原也不過是

無意識的做做，否則真就怕會一旦死掉。

老鼠的可惡，在先已經說過，不單白天橫行霸道，連夜間也都不肯給人一刻安寧。唧的叫着，大概是號召同夥了，接下去是一陣馳騁。可不知是倦了還是怎樣，賽跑歇下來時，總不忘磨一陣牙。在夜深被驚醒的人，那咯吱咯吱的聲音簡直是噁心的苦楚。老鼠雖然一向怕貓怕得入地無門，沒有貓的所在，那膽子就說不出有多麼大，常常喫掉整疊的檔案，有時竟敢出來逍遙散步。然而這羣「官」卻絲毫奈何不得它們。衙門裏養貓，即使翻閱前任以至前任的前任的案卷，似乎也無舊例可查，大家只好嘆息。

不過有這麼一天，事情來得真有些不平常了。原來是有個綽號叫作烟突的人，我們在一處辦事，同樣的職務，不過爲的他是被人薦來，所以每月的「俸祿」多出兩元；所以下午買來一雙新鞋子，不料夜裏即被老鼠咬了個銅錢大的洞，又恰在腳尖上。自然，並非就是說鼠子的咬鞋和兩元月薪有什麼關係。

這是一直後來才知道，被老鼠咬破鞋子，迷信一點的人是認爲不祥的，猶其官吏忌

諱最深。早晨大家洗過臉，離開飯時間尙早，照例各人燃上一枝煙。但喫飯時，桌上卻不見了煙突，都以為一定是買鞋子去了。於是就談鞋子，飯也喫得較往常特別有味。等到大家重回到屋裏，卻見煙突一個人坐着，聚精會神的望着牀下。

「怎麼，氣的飯也不喫了嗎，煙突？」有人打趣他說。

另一個人燃上一枝香煙，（這是叫做「飯後砲」的，）輕蔑的瞟了煙突一眼，也插嘴道：「哼，買一雙繡鞋來了，」做了嘴臉，躺到牀上打起睡眠過度的呵欠來了。

煙突的渾名本因吹牛得來，這時卻意外的守着沈默。房子裏充滿了煙雲，老爺們所公認的無聊而且可怕的白天已經開始；有的蹀躞；有的醒鼻子；有的坐在辦公桌前勾塗圓圈，點上算是眼睛的兩個墨團，旁邊標上一個人名，終於無可如何的一個人暗自笑笑完事。大家暫時沈默着。因為普遍的消化不良，煙霧間常滾過飽呃的雷聲。突然吱吱的聲音從不知什麼地方叫了起來，煙突虎的鑽入牀底，似乎還喊出這樣的話。

「老虎頭上擦癢呵，媽的，穿長衫終究要會着客的你跑啊，跑啊？」

同時和他一齊滾出一個荊篲編織的籠子。一隻老鼠吱吱叫着，在裏面撞去衝來因爲想突圍，沒有顧慮到腦殼會碰傷。煙突將鼠籠高高的舉到頭上，忘形的跳躍着，似乎還叫喊些什麼話，喧鬧中聽不清楚，大概是很英雄的罷。

但一個問題來了：將怎樣處治這獵獲的俘虜呢？

記得小的時候，每當捉住老鼠，是要趕到各家鄰舍找貓的。貓是陰險狡猾的東西，很怕罹禍，雖三顧茅廬也未必甘心就擒，所以爲了覓一隻貓，往往用盡千方百計，還要花去老半天的功夫。大約是所謂「勞苦愈多則快樂愈大」罷，殆好容易捉到手裏，何嘗僅僅是喜氣洋洋，簡直要手舞足蹈了。那是一種很有趣的玩法，我們鄉下叫做「貓弔尾」。是將鼠用繩索繫在貓的尾巴上，使貓恰咬不住牠，然後將貓放開。這放開以後的貓，鉤回頭去自然想喫下鼠；鼠是昏亂的掙扎着，希望逃走；貓因此更耽心着自己的尾巴，想急於喫掉。於是就團團的轉着，咪咪咕咕的叫着，一直到大家玩厭時爲止。這惡作劇實在不大慈悲，但因爲是從教訓着必須以他們作榜樣的長者那里學來，所以孩子們並不關心。

官吏究竟不是孩子，恰恰又逢着行使權力的時候，自然要翻出花樣。經過一翻小爭執，終於全體同意，那是點天燈。點天燈，其實這花樣也並不新，不過是以前用來燒死活活的人的刑法，現在加諸老鼠罷了。

某一時期，人類是殘忍的，喜歡殺伐，當沒有人可做犧牲的時候，就找上了畜牲。這老鼠的「示衆」，預料着將是頗可觀的場面；大家等着，遲暮也終於到了，就齊集在衙門後面的空場上，單等喝最後一聲。雖然只是一隻鼠，全身澆過火油，引着火，情形同看殺人倒也差不多，也未始不是壯觀。只見它火球般在空場上滾着，跑着，發出淒厲的吱吱的叫聲，似乎是想尋一安適的洞府藏身。但終於不行，也許是絕望了。數分鐘之後，這洋洋大觀的火刑已畢，在折腰跌足的喝彩聲中，它便停止掙扎，倒了下去。

此後老鼠的聲勢煞減了些，雖依舊在頂棚上馳騁，終因家口銳減之故，已大不如先前的猖獗，敢出來逍遙散步的更是絕無僅有。點天燈的處刑倒遠夜夜可見，但已不復有最初的興緻，有人已寧願坐到窗下看燈花了。

時光悶悶的過去，可惜老鼠還未能根株盡絕，而叫做煙突的人因為瀆職卻去了差事。臨去的前夕，他似乎還恨恨的說過：

「唉，唉，老鼠！天下有多少英雄好漢，栽在老鼠嘴裏呀，媽的！」

這「栽」是摔觔斗的意思，也就是跌倒。煙突去後，接着捕鼠籠也不知了去向。老鼠又猖獗起來，漸漸的敢出頭露臉，漸漸的敢在桌上檯下大搖大擺，逍遙散步了。

一九三四年

行脚人

黃昏

那漢子拄着行杖，走下山來，已是申末時分。山頂反耀着橘紅的光，濃紫間夾着渾灰，明暗相映。天色卻不早了。

那是頭戴牛毛紅氈笠，身著短褐，也不怎麼乾淨，一條百衲戰帶束腰，步伐堅定落實。因爲鞋下是釘着鋼釘的，所以走動藁藁的響。行杖搗着碎石，也略略有聲。那裝束，一看便知是涉過千山萬水的老行脚。但所帶行李卻萬般輕簡，肩際僅斜佩了尺把長的一個小包，其中不過些薄衣單襪，另有一雙半舊的鞋，照所有跋涉路途的旅客的樣子，打在包裹的外面，以備不虞。此外也許還有不多銀錢，那大半是纏在腰裏貼肉的地方，不容易看

見。

不遠工工聲起處，是對面山坳間一座林子。抬頭一望，看不見什麼，知道是啄木鳥，於是拔步又往前走。脚下是半潤的溪澗。他走到水邊，身體正乏的很，這就解下包裹，把行杖倚了，揀一塊大石坐下。清冽的溪水在涓涓瀉流，碰着石塊，激起明亮的水花。水花分散作泡沫，映着霞光，宛如瓊珠。瓊珠夾流而下，一碰着石頭就又跳到空中，有的竟跳到這人腳邊，有的則落在所坐的石上。

晚空瀰漫着落日的餘光，爛霞如火似煙，織遍了天空，與靜靜的溪水相輝耀。悄寂的壑谷，是已充滿了蒼茫的暮色。

那漢子脫下鞋，在石上摔了兩下，回頭望着山嶺，也不見有人下來。接着就去了氈笠，順手扔到包袱上，取出火吸起煙來。

這人生得好一幅紫糖色瘦生的臉相。爲風雨殘蝕的頑強的顏面，好像是生着一層鏽。這樣的臉，任誰都看得出是漂過大海，走過崇山，見過大的世面，因爲經過風浪，被風霜

摧老了的。那鎖在眉宇間的，也許不妨說是淡淡的哀愁，但也許竟錯到未開墾的荒地裏去了，難道不是表示一點跋涉者所應有的疲倦嗎？瞧那雙眼睛，那純黑的眼睛，定住時能自己發光，若是一霎，唔，簡直是在閃爍。

也許有人認為是幹什麼的化裝來的。關於這事，暫且不提。所要說的是他一面吸煙，一面瀏覽着景物。啄木鳥仍在林子裏敲擊，只因天色向晚，異常急促。山谷里也更覺荒寂。樹林上面是萬丈峭壁。峭壁的頂，像一座平臺，上面樹立石柱數株，無憑無藉，乍視之下會疑心前人會在那裏苦修，或者逃避劫掠，也許是什麼怪人留下的遺址。客人對此並不留心。他又回頭望着過來的嶺，日光已被峭壁遮掩，是曖曖起來，石色也難以辨識的了。

雖然天色不早，這人卻毫不慌恐，繼續坐在石上，瞧着腳下的鞋。這鞋老實的很，走過長長的路，碰過無數頑硬的石，仍舊安穩的在主人脚上。

他咳嗽了一聲，把痰啐到溪裏，看着它在水面上打了一個盤旋，夾在水花中間流去。那臉色的平靜，賽過岩石，好像對於過夜的下處極有把握，全不放在心上。

林子裏嘆息似的響了一聲，一陣夜晚的風，正從峭壁下經過。

他望着腳邊的溪流。溪水靜寂的流着，發出低語，水面像油一樣，起着旖旎的小縐。那淡淡的最後的霞，仍舊在小縐間發亮。好像被水吸住了似的，他的兩肘支着膝蓋，凝視着奇幻的小波溜。四圍暮色，青空玄渺。那煙袋裏冒出的青色的煙，在溫暖的空中捲舒，悄然消散。

這客人低着頭，陷入沈思。他在想什麼嗎？也許是昨夜那愛說笑的店主，也許是一個綠林大盜，一陣兇鬪，一個放浪江湖的人，但也許是一個跑馬賣解女人。總之他是漠然的，似乎把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只有藏着錢的那口袋，經常總是瘦瘍着的。

暮色中忽然響來叮叮的鈴聲，狗的吠噪震動着谿谷。這客人驚訝的回過去，擡起滿溢倦意的眼。

一個牧羊女正沿着溪走了下來。在她的前面，肚兒便便的山羊們懶懶的鳴着。獅毛的小犬，在或左或右。

「請問大姐，前去可有落腳地方嗎？」他拔下嘴裏的煙袋，打着問詢。

那姑娘從旁邊跑過，向空中放了一個響鞭。小狗則衝下溪去，濺起水花，快活的洗了一個澡。上得岸去，抖下水滴，接着愜意的打着噴嚏。

她過了溪，報了一個笑，用鞭一指道：

「那邊。」

這樣說着，就伴了羊同狗一陣揚長去了，一面唱着山家的歌。歌聲越唱越遠，好像是引誘着人到過夜的下處。

這人推下寂寞的笑臉，望着那牧女的影子，漸漸的消失在和溪流並行的小徑上。他喃喃的自語道：

「這丫頭！」

天色漸漸昏暗，狹谷更加靜寂。他收下煙袋，掙起包袱，拿了棍杖，起身去了。那丟下的煙灰，被風吹到溪裏，同泡沫一齊流去……

宿 店

客人投進店裏，已是遲暮。

說是店，其實只是沿路而築的一間小小的石屋。屋後便是嶺，石隙裏蓬蓬勃生着荆棘和野草，左邊植着三五十株什麼樹木，挺拔的身軀高高插入夜空。樹下有一座羊舍，用紅石片砌的，倒也整齊。越過路，正臨着門的是那溪澗；至此水勢好像大了些，只聽見汨汨的響。

店家叼了煙袋，立在路旁，迎候着客人。

「路上好運氣啊！」這樣招呼着，他推下笑臉，並不打什麼手勢。

那小狗跳上前去，歡迎來客似的汪汪的叫着。

「豹子，豹子！」

店家把它喝住。那就一跳，伶俐的跳到主人身邊，繞着膝撒起嬌來。老人在它的頭上

拍了兩掌，欣然說道：

「怎樣了？這是不行的！」

那漢子不慌不忙走進屋前搭着的柴棚，接着行旅上的習慣，將包袱放到石臺上，倚了行杖，自己揀了裏面的座頭坐下。摘去甌箏，往臺子上一拋，吩咐過喫的，一併要了茶水。

「茶水就來。喫的倒要委屈客官，火燒還剩的有幾個，小米也有，酒可不行了。」

店家答應着客人，一面向裏面走，不多時送上一大碗濃濃的茶來。茶葉是從山裏的灌木上採的，顏色紅豔，自有一番野味。

店家是一個五十餘歲的老人，伍短身材，倒有一副粗大的骨架，走路時兩腳分開，鴨子似的，足見當年挑過重擔，出過大的力氣。那裝束，使見了的人也分不出是他像熊，或者是熊像他，總覺得可笑。

「好了啊。」

先前的那牧女在灶下招呼了一聲。老人蹣跚的走了進去，不久就端出半鉢熱湯，打

發客人洗脚。自己也在旁邊坐下，一面吩咐那姑娘燒飯，又慢慢的裝上煙袋。小狗臥在老人脚邊，呼呼的打着鼾吹。不知從何處來的雄鷄，在路上拍着翅，咳嗽着昂然踱了進來。

在外面，天色漸漸的黑下來了。光耀的星，在耿耿的下窺谿谷。悄寂的夜，沈沈的覆蓋着羣山。對面那嶺在朦朧中露出它的尖頂。矮樹同荆棘時時發出嚙語似的騷嚷。那在暗中發光的路，則寂然伸向遠處，是縱然貪路的客人也已落店的時分。只有溪澗裏的水潺湲流着，一點也不顯出疲倦。熊熊的灶下的火光在門外的路上，在對面的岸上跳躍着。老人忽然從沈默中擡起頭來，手插進氈笠下面搔着頭，大聲嚷道：

「要把鍋燒紅了啊！」

「知道了！」那女孩愠忿的這樣應着。

雖然看見火光已經低微下去，老人卻仍舊咕嚕着說。

「知道了，要不把自己也塞進灶裏才好呢！」

卻說那客人將脚浸在鉢裏，癢癢的正要入睡，吵聲忽然把他驚醒，這就想起那嶺下

的牧女。他打着呵欠，問是店家的什麼人，說是倘不遇見那大姐，保不定要在谿谷裏過夜了。

老人聽了這話，也不作聲，一面磕着煙袋，逕去招呼灶下的姑娘。

「喂，丫頭，這客官說是你的熟人哩——」

「熟人便怎樣？一個鼻子加兩隻耳朵！」

「呵，你看這嘴！」老人笑着說。「你要知道，哥哥不回來，須怪不得爺爺啊。」

現在我們不妨假想，這人家原來也許並不這樣冷清，只因別的人都先後死去，所以賸下了祖父，哥哥，妹妹三口，卻是仍舊清苦的活着。或者是下山去置辦東西時曾答應給她買頭巾的哥哥還沒有回來！或者是她洗手的時候把戒指落到溪里了；或者是昨天夜里黃鼠狼拖去了她養的小雞，因此發起脾氣來了。客人看了這情形，有意支唔開去的問道：

「往下走要幾天哪？」

「好脚程，五天一個來回……」

這時那小狗跳到路旁，嗥嗥大嘯。老人站起來，咳嗽着沿了溪澗走去，停了一刻，又慢慢的轉回。那女孩直迎了出來，急切的問道：

「爺爺，回來了嗎？」

唉，我們恰恰猜中了呢。老人眯着眼，打趣的說：

「爺爺是回來了，哥哥可沒有。他說，一生也不回來，連爺爺也不要了，丫頭太淘氣！」

這樣打着哈哈，惹的那狗似乎也笑起來，左攢右跳的只想和他親嘴。幾乎是一直都沈默着的那客人，是已經洗完脚，在懶散的吸着煙，火光在他的憂鬱的沈思着的臉上亮了一下，立刻又開澆下去。他望着暗中的溪澗，以及溪澗後面，那隱在朦朧的霧裏的山影，默默的在心裏哼着山裏的小曲。至於明天的脚程，是早已讓明天記取。

在羣山上面，密佈着和愛而淵深的夜，遊過淡描的雲，溪澗則在荒寂中發出含糊的謔語。就在這與世界隔離着的谷裏，這終年喃喃的溪邊，人們上山打柴或牧羊，一年一年

的活着，在石頭上生根。這自然的結果，是連嘴都顯得拙笨起來了。當喫過飯之後，在掛在牆上的燈下，客人坐在炕上，憑着几案，店主覷得那女孩不在，則講着年青時的故事。當然的，假若他扮熊，也許還過得去，那口才可不行的很，講到後來，竟使客人睡了一覺。

最後我們要講那牧女了。她檢查過羊舍，獨自立在路上。月亮忽然從遠遠的溪澗的彼端升起，樹木的影，小屋的影，倒印在崖上，路上，閃閃發光的水上。崖上的古怪的石柱，好像是迎着晨曦的煙囪。那通紅的光，火似的燃燒着羣山和谿谷。她遙望着隱入月色中的小徑，那通着無數的山嶺的小徑，默默的站了許久，然後嘆了一聲氣，懶懶的走進小屋。

「你講什麼呀，爺爺？」

「山魃！」

這樣說了之後，三個人便都睡到炕上，老人還咕嚕着，「明天哥哥會回來的，我派老蒼龍把他抓回來。」這小屋里不久就只騰下了濃濃的鼾聲。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

編後記

將稿子編完之後，自己覺得已無話可說。這無話可說，是並不覺得「已經對得起讀者」，能如曾發過「告親友書」的小說家兼批評家的王任叔先生似的自豪，而且是連要寫這後記的心思也沒有了。病，死，河，程耀先，虹廟行，山中雜記是回憶同記事。鼠谷之夜，是記事和雜感。行脚人則已是兩年前的話。那時我想用舊說部的筆法寫一本散文體的小說，每節都自能獨立；後來因為東奔西走，沒有了先前的興緻，便不再寫，恐怕以後也永不會再寫，所以一併編在這里。所謂東奔西走，是流落在江湖上的事，和名流權貴毫無關涉。這樣的生活，是數年前完全沒有料到的；我雖無妻女之累，但偶爾一想，就忍不住苦笑。原來這一想所想起的是程耀先先生。耀先先生，現在我知道是河南人；不到十年，我與他便各自躑躅於湖海之間，而彼此無從聞問，那時的他，直到如今恐怕是也沒有料到的罷。

後記還不會寫完，我已不能更置一辭，還是收起筆來的好。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蘆笈。

民國廿七年七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九年七月二版發行

實價國幣 **伍角**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文學新刊
“江湖集”

● 有者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蘆 焚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海報掛號
七路〇二五六四八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祝福巷
重慶西三街
桂林環湖北路
貴陽打鐵街
成都司前街
華西昌街
陝西文昌巷

開明書店分店

44.62
L475

江看城

DM



001100512436

未速
厭寫
居與
習隨
作筆
茅盾著
八角

開明文學新刊

以上散文

湖下下
集集集集
蘆蘆蹇施
焚焚先艾
著著著著
五五六七
角角角角

堂堂利
再隨遊
簡筆筆簡
新以著
豐子愷著
豐子愷著
李健吾著
王統照著
朱自清著
夏丏尊著
葉紹鈞著
六一六
角角角角
元角角角

開明書店

強茶落愛殘蛤追
行軍子光陽集
蔣牧良著
白塵著
蘆焚著
周文著
靳以著
老舍著
張天翼著
七角
八角
七角
六角
八角
七角
八角
二元八角

以下小說

